

嵩

書

嵩書卷之二十一

章感篇三

宋

碑銘并序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銘并序

盧多遜

平章事兵部尚書

廣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于天者嶽也  
名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于中方俯視  
河洛而助成其秀氣惟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旋

璣察乾文知其協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  
知其居天地之正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峭壁高聳而  
直立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正  
神仙秘洞府則浮丘子晉隱別館於巖巒帝王會衆  
神則秦皇漢武著古跡於壇廟眇觀歷代厥有祭法  
播在典故垂諸禮文四簋六甄崇其儀制一禱三祀  
著爲彛章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  
帝平一六合澄清四海精誠貫於白日德教加於百  
姓凝旒顧問侍臣預對謂天設神府陰主人事者何

也曰嶽神也地邇王畿位正中土者何也曰嵩高也  
嵩高何神也曰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代也曰唐玄  
宗天寶五載也帝曰吁我其念哉嘗聞天垂玄鑒神  
助陰隲合道則祐之反是則禍之神以我爲有道之  
君故祈禱應神以我爲求理之代故風雨調神以我  
有愛民之心故稼穡豐穰神以我有惠物之志故煙  
塵掃盪我今虔意思有報者夫祀事恒典也何以加  
焉封爵舊制也無以增焉將欲隆萬人之瞻仰莫若  
嚴續塑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闡廟貌乃命盡輪

典之美先列于畫圖又命擇貞幹之臣就護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命勒銘貞珉以盡紀錄盛矣哉聖人之德冠古無倫以乾覆坤載爲楷模申之以周物以堯步舜驟爲軌躅益之以緩轡猶能不以運祚自大而讓德於玄功不以治平自高而推謝於神貺不以豐登開拓驕其志每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福欲福臻於黎庶修建旣備瞻奉有所牲牢蠲潔甄俎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典章綿彼歲月垂諸碑碣俾百王之道無偕於法則夫如是則每

言執大珪登泰壇柴燎一舉而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嶽神奉上天以安物因我皇而昭應惟仁是助潛契寬恕之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道是故言必從祈必應泰吾國安吾民者豈徒然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易之以宮室後世謂旣勤撲斲惟其塗丹牖本以純素漸崇壯麗以至左平右城著爲禮容範金合玉窮其華飾先王或留心祠禱崇奉虛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夢蛇立時大設廟堂之饗雖紀在方冊而無所取法今之建嶽廟奉

嶽神大增其華而不在奢侈曲盡其美而曾無勞役  
嚴殿宇宗門垣雕梁彩棟連甍接廡庭軒洞邃瞻之  
肅然有以見我皇稽古守正爲民崇祀之心形容於  
斯廟也不假探策知神有延洪之貺不俟磨崖知我  
有永久之法然而冠古立制敷祐垂德不有謬錄其  
何宣著微臣職備禁署目覩盛事奉命叙述文不逮  
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華嶽之碑百堵九成周  
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實錄而爲銘云惟天保民在乎  
歲功惟聖治民暢乎時風奉天助聖兮感而遂通昭

昭嶽神兮鎮于寰中備物有秩兮祀事是崇所以古  
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公惟民戴君尊乎寶位惟神  
祐君伸乎大義愛民奉神兮潔誠以祭皇皇聖王兮  
重彼明祀昭以靈貺兮顯乎嘉瑞所以漢帝之告功  
兮嵩山呼萬歲視三公兮表崇重於薦神呼萬歲兮  
告延洪於聖人天地之中兮嵩高礚礚寰海一統兮  
景福無垠我之聖德兮超彼前聞我之祈福兮在於  
生民豈比夫獻壽之聲兮標漢史而徒云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銘并序



王曾

右僕射沂國公謚文正

皇上登封岱宗之四年有事於汾陰后土親奠黃玉對越柔祇乃並洪河抵太華經塗溫洛望秩維嵩言旋上都誕受丕祉無德不報靡闕不思於是尊五嶽之祠備加等之禮分命近列祇薦徽稱詔遣冊禮使攝太尉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卿沈繼宗奉玉書袞章加上中嶽中天崇聖王曰中天崇聖帝申殊典也粵若剛柔旣位形器肇分上則圓蓋左旋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

山嶽奠其方卑高之序以陳翕關之精攸託是故昭  
彰景緯實參化育之權錯峙崇巒式表神明之壤用  
能妥綏厚載磅礴無垠宜一氣以施生降列真而主  
治事光虞典備五載之時巡績著夏王正九州之封  
略惟中崧之絕巘直關塞之奧區京邑在其旁經瀆  
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風雲之所  
蓄仙館靖冥宅其下玉漿瀦溢湛其間頽木記其幽  
徑紫芝擢乎靈藪吟呀萬壑始終乎鶉火之墟崢嶸  
群峰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童之陟降浮丘子晉

之遊遨畫野逶迤干霄挺拔寓彼至剛之質洪惟不測之神至於輔德降祥祝融由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蕃周霑膏潤於原田殖寶截於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無私茲所以盛尸祝之儀首履沈之法歲時祈報垂往載以不刊牲幣吉蠲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觀秘紀博考靈蹤自書契之云興即等威之斯辨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林川澤之宗旣秩視於三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代爰啓戶封唐天冊之年聿遵時邁洪猷益茂昭薦惟寅逮乎

土德重熙坤珍荐委乃特疏於王爵用溥洽於神休  
雖事煥彌文而名非極摯汗隆在運消長從時若乃  
鉅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朱旗而統曆掃  
僭偽荒□之跡追皇王挹讓之風烈祖以功格上旻  
赫威靈於九服神宗以德綏群品薄文軫於四遐翼  
子詒孫重規疊矩卜年有永奕世其昌崇文廣武感  
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躬濬哲之姿  
撫鴻明之運出乎震而齊乎巽就如日而望如雲宣  
九德以在躬定一戎而纂業慎恤刑典鄙凝脂之煩

苛寅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絕濫巾於丘壑寬盍徹  
於農桑宮罔飾於采椽澤必周於行蒿萬民以察庶  
績伊凝破觚爲圜返群情於太素懷遠以德篤交聘  
於殊鄰按歷以朝諸陵志敦不匱被袞而郊上帝神  
享克誠故得時協混同歲臻豐稔高穹委鑒眞馭戒  
期荐錫寶符丕昭元曆登岱舉封崇之禮臨汾展合  
答之祠刻翠崖之鬱蒼踐隆雎之崛岉升煙瘞玉明  
察之義交修垂象資生應見之祥紹志遂成先志對  
越純休泊乎五玉會朝六飛旋軫黃緣二陝曠望三

川旣並走於祠官亦周爰於土  
瞻言翠嶠增肅皇  
情方飲至以策勲益爲民而儲祉順時行慶大賚及  
於幽遐恭已嚮明寤慮周乎冲漠爰稽往誥肇易鴻  
名亟下詔於司存俾講儀於置絕用伸昭報罄達清  
衷以爲在天者五精旣隆稱謂麗地者列鎮當極推  
崇燾載之義則均欣助之功曷爽登於帝錄允契靈  
心先是東巡之年已加崇聖之號逮茲間歲愈洽微  
章于時孟冬戒辰輶軒飭駕儼法坐闕端闈臨遣以  
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公卿就列使介奉塗擁

翠蚪之車載溫珉之冊山龍盛服羽衛多儀備物孔  
昭歸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辛酉致饗於廟庭四  
牡趨風六搏登薦其始至也凝露布瀟色晦平林其  
將升也霽景晏溫光含邃宇嘉氣吐蜿蜒之狀喬雲  
呈綵綵之姿及清醮之肅陳復素靈之紛灑煥殊禎  
於史牘浹餘潤於農疇昔者三境登晨乃靈氛之協  
兆五車受職亦時雪之先期千古同符萬邦攸仰矧  
復鋪皇睿訓紬繹微言發爲垂象之文顯述奉神之  
旨頒於著位告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冠典墳而擅

美啓矇昏之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承流盈  
庭獻議□刊翠琰偏揭嚴祠衆欲上通俞音誕布琢  
佗山而列峙攄縉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莫斯為盛而  
又壺闈之式像設攸存懿號未彰群黎安仰思舉正  
名之典用昭作合之崇像服有加禘衣允穆即以其  
年十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為貞明后莫不義敦咸秩  
曲盡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矩且夫昊蒼有成  
命我實受之神祇有常奉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墜惟  
聖人修之典冊之徽數惟哲后行之然則出雲播氣



福善庇民啓紛沓之殊徵保延洪之景祚鎮靜坤軸  
控壓都畿純佑之功斯爲至矣懷柔之道庸可闕乎  
得不罄昭事之儀懋寅威之志翠旒玉藻飭如在之  
眸容駢犢明粲展惟馨之潔祭采物於焉而大備格  
思由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奮景炎於億載事存  
因革禮浹幽明煌煌焉秩秩焉真竹素之英蕤而帝  
皇之盛則者矣是宜發揚懿鑠篆刻豐碑俾民聽之  
弗迷協山聲而共永允資麗藻煥彼殊庭而臣猥以  
瑣才濫膺明詔屬辭比事雖慕於陽秋相質披文懼

達於德美旁稽舊典以爲斯銘其辭曰沈潛定位塊  
此殊形或融或結爲紀爲經奠方作鎮含澤儲靈生  
物不匱得一以寧節彼崧高峙茲中土帝宅開疆仙  
臺胥宇霜露所均梯航攸聚四國是維千畿式序奚  
其主治邈矣清真宣功博載授職高旻財成庶類陰  
騭齊民列辟嚴奉牲牷有倫乃視公爵隆周集慶乃  
啓王封皇唐累盛奉若貞期對揚景命將極推崇聿  
求元聖炎精撫運蒼震承基天臨赤縣風偃遐圻祀  
事肅增祠官允釐勤恁大寶交修上儀謁款隆脍經

塗太室期慕仙館裴回雲蹕何以致誠于焉望秩明  
詔班敷微言有述溫珉載刻羽衛斯皇登于帝籙飭  
以袞章信辭郁郁鸞車鏘鏘法坐臨遣綈禮具揚四  
牡于征殊庭戾止潔志旁達靈心端喜霰雪霏灑卿  
雲蔚起碩德歆馨發祥錫祉昔在治古祗惕明威道  
苟中否神亦靡依赫赫我后聿彰鴻徽祭則受福先  
而不違顯號克崇丕猷允穆流詠琬珉飛英筴祝峻  
岳孟安高巖雲矗鞏固瑤圖永綏坤軸

增修中嶽中天崇聖帝廟碑銘并序

陳知微

比部員外郎

臣聞融結斯分岩堯列峙秀出奠方之勢財成育物之功嶽鎮之炳靈也陰陽靡測變化難窮周大塊以無方助鴻鈞而不宰至神之妙用也交修享祀對越神祇望秩于山川薦馨于簠簋有國之茂典也尊崇顯號增葺殊庭備物以致嚴祈禱而庇俗帝王之精意也四者還相爲用然後能罄昭事而膺純錫矣非聖人撫運則何以臻于是乎巖巖維嵩作鎮中夏控制輶轅之域連延郊鄩之區拳石流形自胚渾而特

起土圭測影驗寒暑之無訾舜典紀乎時巡周詩壯其峻極加以功宣化育德輔沈潛四象相生惟土也周流乎八卦群山旣列惟崧也磅礴乎三川居然神秀之姿莫測崇高之狀是使真仙攸託珍瑞沓臻石壇騰金壁之輝天井濬蛟龍之穴鳳笙鶴馭嘉子晉之嬉游石髓玉漿見茂先之博識草木以之而效異峰巒由是而標奇貝葉扶疎疑生於淨土神芝菌蠢幾秀於中林許由韜晦而不還漢武封崇而有自三臺峭拔想翠輦以曾臨二室穹隆顧赤霄而可接宜

乎配天而比峻鎮地而稱雄者也洪惟至靈宅茲勝  
壤居中正位受命於紫清毓粹含章顯仁於博厚體  
嫗煦生成之造茂聰明正直之稱得一生三冥符於  
道妙知來藏往莫究乎幾微丕應屢彰群情斯屬眷  
惟歷代率勵明誠顧名級以是分亦典章而盡在袞  
衣焜耀視公爵於成周羽蓋歲勳進王封於天寶雖  
申仰止未極推崇允契昌辰彌昭盛則烈祖以建邦  
立極禁暴勝殘革五代之澆漓副萬方之愛戴啓炎  
靈之祚本自一戎宣震耀之威咸清九服蕩除僭偽

馴致治平言念珍詞實居溫洛式奉苾芬之祀聿增  
輪奐之規正乎信辭介我殊祉神宗以時膺下武化  
洽同文徹烽燧於邊陲列膠庠於郡國干戈載戢美  
播乎聲詩俎豆斯陳動遵乎典禮瞻彼靖冥之館素  
繫陰騭之仁寅奉有加修營靡怠資綿長於永歷聳  
壯觀於黎氓誕集蕃釐爰鍾濬哲崇文廣武感天尊  
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撫重熙之景運嗣  
二聖之元基觀乙夜之書詳求治本布陽春之澤溥  
浸含生鑒汭革於前王洽謳謠於庶品參天兩地法

亭毒以無私一日萬機示躬親而靡倦威加卉服德  
被鴻荒顓頊絜誠必先乎祭祀唐堯稽古用廣乎文  
思溫恭旣邁於有虞勤儉更逾於伯禹好問則裕成  
湯唯務於永圖建官惟賢周武於焉而定升王猷  
於八表式帝命於九圍欽恤刑章命輶軒於列郡昭  
宣德化賜束帛於高年睦鄰遂息於征徭教學遄臻  
於友悌下勸農之詔冀力穡而有秋精取士之科以  
得人而爲盛仁心格乎動植孝感達于幽遐按蹕諸  
陵肅展奉先之志燔柴吉土虔伸報本之儀一變淳



風爰臻淨治然猶兢兢馭朽翼翼持盈端委嚮明茂  
對重離之位儲精垂思深窮衆妙之門黃屋非心紫  
虛降鑒元夷之使戒之以先期綠字之書授之於獻  
歲諭以大中之旨崇乎清淨之風同河洛之秘文冠  
皇王之嘉瑞欽承寶命迭舉鴻儀檢玉岱宗仰答慶  
靈之祐奠琮璫壤止祈豐楙之祥秘祝無聞蒸黎是  
賴旣畢頌祇之禮仍覃在宥之恩禹會斯嚴俾諸侯  
之肆覲秦川載覽飭萬乘以言旋惟法御之經塗迨  
祠官之舉職皆申潔祭咸秩無文矧彼崧高鎮茲京

邑宅中圖大斯惟定鼎之郊生甫及申實乃降神之  
嶽夙存廟貌多歷歲時厥制未隆斯民何仰道不終  
否時逢會昌粵惟守土之臣實奉保釐之寄因崇祀  
事周覽庭除露奏以聞冀加必葺况升名帝籍早奉  
於徽章列像神臯載嚴於恭館重以覃研聖慮彪炳  
乾文奉神旣折於微言垂世永存於懿鑠而宅靈之  
地棟宇未崇增肅宸襟特頒明詔大中祥符紀號之  
六年癸丑歲季夏月於是乎命中使登高丘造嚴祠  
敷睿旨消吉日協靈辰梓匠授其全謨林衡度其貞

幹因乎舊制煥以新規礱巨石以瑰琦廣餘基而顯  
豁風斤載運雲鏤偕興鳩功靡奪於農時經費咸資  
於御府崇墉繚繞屹若雲連秘宇深沈呀如洞啓文  
櫨鏤檻燦琳碧以相輝銀榜璇題對煙霞而絢彩而  
又神靈之迹應見之徵假繪事以章施俾民瞻而竦  
畏聿成壯麗愈洽豐融龍袞珠旒端睟儀於正寢褱  
衣闕翟昭盛服於中闈羽衛駢羅簪裳拱侍以至會  
同四嶽森列群神環像設於回廊赫威容於福地嚴  
警巡之次蓋法周廬敞齋宿之宮爰資潔志若乃

牲克備鼎俎惟寅嘉薦尚乎吉蠲至誠通於盼蠻垂  
鴻不朽率禮無違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厥功  
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碑樓等共八百五十間移塑  
尊像及裝修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矣  
哉存興雲棹載擁神休真介福之興區乃集靈之邃  
宇也宜乎茂昭純嘏丕冒黎元躋薈蔚之容涵滋品  
彙峻魏莪之質等固蘿圖必資鴻碩之流式志修崇  
之美而臣才非穎曜學本空疎徒塵切近之司莫著  
揄揚之效遽承芝檢輒叩蕪音徵黃絹之辭誠慙麗

藻刻翠珉之字曷暢微猷但記歲時敢爲銘曰太極  
肇判二儀乃分草木麗地山川出雲風雷噴薄氣象  
綢繆惟茲列鎮實煥前聞崧高戕戕蟠亘千古如轂  
處中如日當午遠控伊洛挺生申甫群嶽之宗列眞  
之府崛起隆阜削成奇峰崔嵬旣結純粹攸鍾山聲  
表瑞漢益戶封土德符慶唐致時雍靈壤開基明神  
是宅廟貌斯存威嚴有赫雲帷高張嚴扉巨闢輔彼  
柔祗居爲勝域粵惟往古咸勵欽崇軒裳孔異爵秩  
增隆國章雖盛臣位攸同允屬昌運爰推至公綰典

有加鴻儀載肅濟發夫衷昭升帝籙宸座斯皇珠旒  
允穆備極寅恭惟新戩穀祠庭夙設歷歲滋浹金鋪  
雨駁玉祀苔侵宜崇偉觀式契靈心守臣飛奏宸旨  
遐臨乃降輜軒爰徵梓匠即舊謀新重規大壯架險  
陵虛稱雄四望神化難名翬飛莫狀虹梁偃蹇藻井  
芬敷雲羅掩映霞綺縈紆高齊絕巘永鎮名區刊諸  
琬琰禁以樵蘇籩豆有楚犧牲是薦策祝陳信罇彝  
致奠能事斯畢明靈乃眷祚我皇圖彌鍾錫羨

記

重修中嶽廟記

駱文蔚 鄉貢進士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於是乎封五嶽命四瀆以主天地之柄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之政神之靈雪霜風雨應其候人之正士農工商樂其生是知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通神旣感應以相符在影響而斯契嵩嶽廟者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國家祭享之外留守禱祈之暇每至清明屆候媚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庭

陸海之珍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存焉使人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在茲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云妙用未曰精專歷政以來罕革厥事不有明略無由立功留守侍中稟嶽之英得河之靈許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奉君之餘愛民之暇乃偵斯邑備聆厥由一日命寮佐曰食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選彼公人監之於廟未逾朞月所獻



寶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掌館竚俟修崇乃差軍將  
孫禧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曰以爾早親左右  
聽吾指蹤擇彼梓人臻其必葺雜用二十三處行廊  
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部從栽松植木去故  
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  
民歌靡敢弗錄歌曰時之泰兮聖人功政之清兮君  
子風覩廟宇兮嚴潔賴明帥兮修崇足使謁者生肅  
然之禮祭者敦如在之恭則明神貴人感應之兆信  
不虛耳文蔚奪簞無能編苦自許徒寄化風之內幸

窺修飾之功是罄蕪詞直書盛事慮年代以杳邈勒  
貞珉而斯在

浮丘公廟靈泉記

張挺 永安縣尉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太子子晉吹笙之地  
也子晉受道於浮丘公公接而仙去距山不遠遺塚  
俱存民俗傳爲浮丘藏劍之所即其巔構祠以祀焉  
俯瞰道周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逮至政和三年  
夏六月泉出庭下澄澈象鑑醴甘過飴映帶清流人  
初易之俄鷗鳬泳者輒死衆乃驚悟始識景貺病者

請禱飲之即愈於是相與謀斲以文埽疏爲方沼澡  
飾丹牖祈嚮雲來洪惟永安爲邑肇自大宋聖祖神  
宗弓劒所闕而崧高之嶽作鎮中土介邑之間真仙  
所宅靈顯輩出宜有福澤惠施於民稽考傳記寔表  
國之祥比年而來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綜名覈實禮  
制樂成河清海宴芝禾並秀木石薦祉元善奇功珍  
符嘉瑞史不絕書蓋由皇天眷祐上德昭明格致休  
美以懋大業顧不偉歟則儒學之士競爲詞章揄揚  
盛事播諸聲詩以薦郊廟實惟時也今靈泉出於福

地神異焯然莫之殫載挺雖不才承乏州縣歌詠聖  
德矧臣子之職敢以菲陋而辭謹著大略以告來者  
其辭曰崧山之陽複岫重岡山維緱氏作鎮其旁蒸  
爲卿雲舒成景光仙聖之宅其神無方在昔帝子系  
自周王浮丘挹袖絳闕扶將夜月吹笙乘雲帝鄉鶴  
馭莫返風銍松篁遺宮廟食寶劔珍藏後千餘年醴  
流其唐蠲疴療疾起痼愈疴惟神之惠表國之祥帝  
德廣運修明馨香地不愛寶天錫會昌年穀順成降  
福穰穰本支百世萬壽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長小

臣作詩德音不忘

碑

嵩山會善寺碑

王著

翰林學士

夫日月運行因太虛而顯象山河駢列自不宰以成形惟通幽以洞微乃依空而立實如來之道妙用歸真蓋憑有相之宗方悟無爲之理何名有相度人煩惱之流孰曰無爲捨筏涅槃之岸伽藍所設像教如然雒邑舊都嵩山勝槩蒸騰雲霧呈奇於三十六峰棲止聖賢垂化於百千萬劫會善寺者基構資始本

後魏孝文之離宮棟宇相循為澄覺禪師之精舍恭  
陵王乃一時哲士施作福田澄覺師則六祖名流淨  
其心地出於宿種同植善根隋開皇年中賜名會善  
逮及唐室增飾梵宮宰堵波上夏彤霞琉璃壇下鎮  
金地賢才紀其靈跡宸翰降其標題歲成具戒者盈  
千日受潔供者數百靈山之內寺為首焉頃屬梁祚  
始興神京久圯徹淡嚴之寶殿增壯麗於國門甲子  
再周壞而弗葺聿興盛事必有良時我國家化洽九  
圍道隆千古薄俗增厚澆風變淳印土僧來獻龍宮

之貫經梁園起剎比鷲嶺之開蓮茲寺住持僧奉言  
故壇長賜紫大德敬溫之門人也戒行珠圓律儀冰  
潔扣大雄之法鼓洞至妙之言筌後有憩鸛山崇慶  
禪院僧全審者樹下三衣虎掌隈衲冢間一飯鬼每  
分餐巡禮而來於焉至止覩遺基而浩歎與衆意以  
同符各勵丹誠誓修紺宇冒風塵於千里歷寒暑於  
九衢衆乃降心人皆聳善或捐重貨或捨奇珍數稔  
之間淨財告足乃於舊址特創新規蓋成大殿一座  
七間石柱森羅寶塔縈繞丹楹刻楠下捧上承繡棟

雲榻外華內實駕鶩逐瓦得侶還來蟠竦隨梁逢時  
復見熒煌熠煜臺山金燭之明燭萃魏我闕苑瑤峰  
之勢列數筵之寶座儼三世之眸容衆訝奇功甲諸  
靈境矧况明神宅於茲嶽巨福異於他山中天玉昔  
備信心珪禪師曾受淨戒移高峰之松檜用爾變通  
抑上界之雷霆聿明昭報所以王之享祀今弗食薰  
將榛栗以易牲牢陳茗薺而代酒醴諒惟玄貺別濟  
群生每至林壑秋涼煙花春煦車馬絡繹絲竹和鳴  
士人奔湊於靈祠蹊逕皆由於厥寺罔不開襟蘇石



濯足珠泉月照松軒共起清虛之思雲歸乳洞皆生  
寂滅之心利樂有情不言而信至矣善逝化諸後來  
足躡解脫之門以方便故人自弗知身沈苦惱之津  
以冥暗故人終不覺惟會善之靈應如彼惟佛殿之  
興隆如此非言公等與審公精進化導猶涉海以無  
舟非白衆與黑衆等勇猛修行若冲虛而乏翼誓願  
已足功德再圓如是則結施名檀必具恒沙之福因  
心闡法將爲登地之流著也居含識中仰菩提道初  
聞創制願爲裁文不敢妄言謹爲銘曰興雲雨兮會

神龍峙嵩嶽兮天之中惟會善之聖地繼天竺之真  
風有宰堵波兮栖靈骨有琉璃壇兮鎮梵宮寺由賢  
哲兮立規制殿遇昏狂兮為壞空今景化兮淳和浹  
洽有苾芻兮精進修崇寺載隆兮殿載建美哉享福  
德兮無窮

傳

寇天師傳

賈善翔

崇德悟真  
大師

天師寇謙之字輔真上谷平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  
子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昇天號明真

先生仁之孫曰儒亦乘龍而去父馮翊公爲河東太守以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廼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傭身於謙之從母家因易之使懇田一日於林下筭周髀不合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謙之廼歎賞有頃忽謂謙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能與某遊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謙之自此不復饑又隱於嵩陽山數年一日謂謙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梟惡物廼恐懼而去興還

具對興歎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為王者師復曰某  
不久留翌日午時當去及期果化謙之遂守志嵩陽  
不復出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羽衣  
冠洞雲冠乘龍持麾來曰老君至徐聞音樂之聲斯  
須太上乘白玉車九龍驂駕威儀赫奕神仙導從集  
止山頂謙之虔心作禮見闕五宮門臺閣岌然太上  
坐白銀華林下敕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曰吾得  
中嶽集仙宮主褒稱張道陵登真以來修善之人無  
所師授今有中嶽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

故吾來授汝以天師之任及雲中音誦新科經戒自  
開闢而來不傳於世今運數當出汝宜宣之佐國扶  
命以化生靈遂出新科經戒九卷謙之受訖五雲臺  
殿俱隱泰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復降又賜新科  
符籙十餘卷且戒之曰前後符籙得人可授授非其  
人罪及汝身謙之稽首奉教而後志行日新始光中  
朝廷遣洛州刺史梁公率官僚千餘人詣山迎師至  
闕時朝野未甚信奉唯司徒崔浩師事之上疏曰臣  
聞聖王受命則天應以瑞河圖洛書皆寄言蟲獸未

若今日人神對接也昔漢高雖曰英聖四皓猶不屈之上悟其言廼命使奉玉帛祭嵩嶽及賜師宮館前席問道禮遇益恭後欲授輔弼之位師固辭降詔曰我今聖師太上四臨神仙六降并授天經科法量其所感廼真聖也遂建都壇朔靜輪天宮制作威儀一如經戒於是天下歸仰焉至庚辰歲師請為帝祈福於中嶽精誠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籙師還具奏是歲改爲太平真君年二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自古未之

有也當授符籙以彰聖德上然其言廼登壇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謂弟子曰吾昨夢成公興召我於中嶽仙宮五月二十五日果羽化有青氣若煙出口中至天半廼消其體漸縮識者謂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東都沈猷採藥於嵩嶽頂見天師身作銀色光明如日由是知為仙人

書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絳

兵部員外郎  
知鄧州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

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  
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  
有太室中峰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  
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  
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  
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  
碑碑甚大字尙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輶轅道入  
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旣興吏白五鼓有司  
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眞宗御容稍卽出麓



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數人輕齎  
遂行是時秋清日陰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室壁  
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名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  
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  
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斬萃斗甚則芒屨  
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迤邐至八  
仙壇憩三醉石徧訪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  
亦名過其實午晷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  
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

達磨面壁大師贊

蘇軾

團練副使贈太師謚文忠

少林素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輩不以爲泰稽首六師  
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伸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誰能遷

高山祝文

蘇轍

大中大夫謚文定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  
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  
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置山後連峰角  
立草木可數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

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于  
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  
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響昭答

韓文公天封觀題名跋

歐陽修

太子少保  
謚文忠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  
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  
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  
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  
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

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  
後何人模刻於石也

### 盧鴻草堂圖跋

葉夢得

崇信軍節度使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  
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  
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荆  
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  
祀倏踰二紀荐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  
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己酉歲重九

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  
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  
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  
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  
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  
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  
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  
堂樾館枕煙庭冪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  
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

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  
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  
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  
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  
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  
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  
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  
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  
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

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嵩山紀行

邵伯溫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奉仙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

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  
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路險策杖以  
行故嵩山題壁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  
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

金

記

重修面壁菴記

李純甫

京兆府判官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  
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



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淡愛經學窮理性  
之說偶於玄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  
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  
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  
發精微之義於明白處索玄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  
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淡誣爲怪誕詬爲邪淫惜哉  
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之而不觀目  
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  
宗乘汨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

菩提達磨大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  
儒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  
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如有甲第非  
主人則不知庭戶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多魁閣  
磊落之士碩大光明表表可紀劇談高論逕造佛心  
漸於義學沙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  
其著而成書者清凉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  
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  
得之以注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

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  
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  
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  
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分餘燈以燭  
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  
亦爲游戲三昧此師之力也新學晚生愧無以報今  
因少林主人志隆命其侍者海淨問訊屏山曰照了  
居士王知非暨劉菩薩并其徒諸道人重修面壁菴  
旣已落成請記其歲月時大金興定四年中元之前

一日也隨喜之餘又洗手焚香而爲之贊曰玄關未  
啓三寶三苔靈臺未洗金鏡塵埋鐵牛穿鼻石女懷  
胎孰爲具眼鼻祖西來舟行萬里禪心如灰壁觀九  
年梵音如雷不戒而戒不齋而齋一衣一鉢五葉花  
開或杖或拜或嗔或舞警欬揚眉顰呻舉武或咄或  
咦或呌或普柏樹藥欄燈籠露柱彈指張弓吹毛擊  
鼓跌宕形容逕庭言語太漫汗中剔渾淪處有者箇  
在又恁麼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漿薰然入骨如薈蔔  
香如發管鑰如施印章金仙海藏同時放光竊吾糟

柏貸吾糝糠粉澤孔孟刻畫老莊八萬四千清凉道  
場屏山說破誰敢承當

新修雪庭西舍記

李純甫

昔達磨大士面壁九年神光宿業儒術且尚玄學遂  
見祖師於此地立雪斷臂方得西來意盡發孔老言  
外不傳之妙大顯於世士大夫有疑之者僕作面壁  
菴記已辨之矣此記旣出諸儒有譁而攻僕者曰觀  
密二師固學佛者李翱王介甫呂惠卿蘇子由張天  
覺亦佞佛之徒耳如伊川東萊無垢諸先生其視佛

老如仇讐然子以爲得佛之道不亦誕乎僕笑應之  
曰諸先生之書尚在所謂陽擠而陰助者多矣真得  
祖師掃蕩之意學者疑其云云是對癡兒不得說夢  
也如致堂先生胡寅在伊川門下排佛之尤者著崇  
正辨七十餘篇詬罵靳笑無所不至雖然止罵像李  
以來破戒僧耳近得其所著讀史管見其言歷詆諸  
儒謂荀况正而失之駁董仲舒粹而失之泥楊雄潛  
而失之愎王通懿而失之陋韓愈達而失之淺由秦  
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無知道者至於斲輪操舟之工

雕刻刺繡之巧累九升竿之習及其精也疑於不可  
思度况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  
有真以治身土苴爲人之說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  
字指心見性之傳又曰老莊之言奧窈宏達非荀揚  
諸子所能及又曰淡讀佛書其庭戶未易知其奧窔  
未易窮其辨未易折其精極之地未易到豈老莊所  
得擬哉其說如此學者當熟思而詳考之吁陳無已  
謂儒者不得其傳固得罪於儒者僕謂儒者亦得其  
傳又得罪於儒者然則儒者果得其傳乎果不得其

傳乎得與不得相去幾何嗚呼噫嘻孔老復生不廢  
吾言矣遂書此言以爲雪庭西舍記

重修中嶽廟記

李子樗

名山之在天下爲不少矣其間巍然爲國之巨鎮者  
靈嶽有五嵩高其一也然恒衡岱華皆據其區域之  
偏孰與夫宅四方之正中得土行之正位峻極於天  
若是之大者乎此聖王所以載在祀典享以帝號尊  
而廟之古今所同也如漢之元封增祠太室創爲奉  
邑名曰崇高亦示其尊崇之意禮至隆也唐之登封



用示神嶽因以屬縣改曰登封亦取其封祀之義儀  
至縉也考厥由來蓋有是祠然後有是縣縣非徒置  
也爲祠而置之也則爲縣宰者豈可不敬而奉之哉  
聖朝有天下以來歲時之祭特命有司行之祠宇之  
廢亦命有司修之著爲常令其爲人臣者固當尊奉  
其令也然歲時之祭已聞有司行之矣祠宇之廢未  
見有司復修而崇起之也越正大之五襍蒲察公以  
廉能辟來宰是邑下車未幾已有能聲一日謁祠下  
觀其棟桴摧折丹青漫滅慨然有完葺之志以謂國

之事莫大於祀禮之經莫大於祭今神宇如是上無以妥聖帝之尊嚴下無以副邦人之瞻仰殆不稱明天子所以重祀之意豈君令臣行之道歟乃具狀以聞既而公檄委公以本職監董其事公以得遂所請即舍於廟側朝夕從事籌計摹度以官給所貯白金悉就工役於是居民子來荷鍤輦土運斤制木陶甓甃施繪藻扶傾而正易故而新皆忘其役使之勞蓋公能說以先之也公又喜割已俸以佐其用胥史亦樂出已財以爲之助故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所費省

而其功大經始於正大己丑之五月落成於是歲之九月觀其殿宇復完廊廡載敞儀像之采服增飾樓觀之碧瓦更新門闥階陛悉加整肅華不侈質不陋一遵曩日制度而潤色之至於三浚寒泉益祠室之清六植什碑增祠室之觀公之用心可謂盡矣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也宜乎廟祠烜赫炳耀衆目駭視恍如復幻出一新勝景於斯也然公猶以爲未盡輪奐之美恐有負朝廷之委任也非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者能與於此哉縣人張師魯等樂觀其事來請

於僕以記之僕喜公政迹之多善此又善政中之一  
端耳姑以經始落成之歲月而識之敢爲之銘其詞  
曰維天之清有柳其星精氣下降孕爲嶽靈維嶽之  
位宅中央地其勢巍高其德剛粹漢唐之隆禮具升  
中仍置奉邑崇高登封國朝累聖山靈告慶歲時之  
祭有司是命公來下車敬謁之初載瞻棟宇歲久摧  
如乃撫祠令具以申請旣而公府委公完整公意欣  
然度官府錢悉就工役說以爲先仍割已俸以佐其  
用胥史聞之亦爲風動及臻厥成炳耀丹青儼若儀

像崢然棟楹縣人好事請僕以記惟公之功暨公之治已播民歌功成治異更待僕言是爲言贅

高頂重修峻極禪院記

釋道琇

大定時戒壇院僧

二曜當天逐千波而肆影一眞澄湛應萬彙以分形悲則不住涅槃智則不隨有海緣會也嵐園示跡緣散也雙樹潛輝隱之則三界暝矇顯之則十方洞曉興之則福田茂盛建之則列刹交光非小智之所爲誠大雄而可爾嵩峰絕頂者得中原之最勝也可謂三峰插漢五嶽居中瑞雲罩頂偏招賢聖潛居霧瑱

青松時有高人隱迹法華崑畔珪師開甘露之門峽  
屹峰前天后立聖神之銘雲生西嶺點破太虛日照  
東山曜開禪目由是一毛孔內千里仍觀萬象頭中  
百通一致梵刹靈祠開列二諦交參仙宮紫府雲排  
清虛一味風聲谷響談不二圓音碧綠青黃現色身  
三昧勿謂五峰嚴麗驚嶺超奇顧此嵩峰斯為上矣  
峻極禪院者古昔周晉之間所建也時號天成有僧  
安禪師自金陵來駐足名峰潛神斯地禪師四儀庠  
序一志孤高禪月輝輝照破群生暗願心珠朗朗明

開向上機關當知覺樹華開乾坤洞曉優曇藥綻遠  
邇聞香未逾數祀感文殊降迹遂修殿一所後至天  
福年中乃蒙賜額峻極禪院次第經久頗有隳壞又  
至宋末王貴妃自備俸錢重修大殿繼遭兵革廢蕩  
罄無迄至於今荒殘甚矣今有忠公禪師者乃關中  
京兆人也雲門後裔五乳嫡孫師自從幼歲不濫俗  
流一志空門堅求出離改元大定落髮披緇負鉢携  
筇恭參知識禪林徧訪處處投機後至陸海因緣相  
會可謂赫曰當天難藏瑩彩明珠出海詎掩光輝時

遇州主刺史率衆官宰及諸僧首請住靈泉師旣事  
不獲已不免依從自此鉗鎚密用與禪人拔楔抽釘  
法網鋪舒於苦海撈龍打鳳次後三住大刹四衆依  
棲自覺緣會緣離古今常爾遂將衣盂罄捨獨步嵩  
峰晦跡韶光棲神數載爲見聖基殘毀歎而可傷纔  
興一念之心四遠檀那悉委助功助手有若雲臻供  
利供材還同雨至門徒來往不憚崎嶇衲子參求曷  
辭嶮阻未逾周歲院宇重新結制安居家風似舊莫  
不是孤峰頂上餬餅重香古刹頽基寒灰再焰將此



大業欲示未來宜在刻石可傳永久囑余為記匪敢  
固辭不揆荒才聊申歲月耳

碑

重修中嶽廟碑

黃久約

橫海軍節度使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嶽廟成未  
有紀述制詔臣久約書其事于石臣學術荒蕪實懼  
不克奉詔然忝屬禁林以文字為職雖甚愚陋其何  
敢辭於是承命戰兢退而書之臣聞五嶽在宇宙間  
繇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鎮壓厚地奠安

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它名山鉅鎮所可方擬若夫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据天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嵯峨岌嶭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爲然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啓夏申甫生而興周浮丘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仙去自餘高真遊覽玄聖棲遲圖謀所傳不可殫舉維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款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

懷大之每有加而無替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  
綿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于神蓋山唐  
開元間始改卜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  
饑饉荐臻郡邑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廖  
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維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  
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騫剝  
玩歲愒日殆不能支歲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  
神弗顧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寧解饒  
除苛政教清肅涵養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

稍就完葺然積久弊陋未足以稱神之居且當國家  
開拓之初地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之宜  
顧興仆起弊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  
明昌之緒題熙洽之期蒐獵遺文禮樂備舉嚴奉宗  
廟肇裡郊丘懷柔百神無文咸秩至於崇飾海內前  
代祠廟恒敬不忘况嶽瀆之在祀典有功烈於斯民  
者宜如何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勅遣中人諭指宰  
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遍詣檢  
視以聞明年使者復命即以諸應費材用工徒與夫

百物之數具圖上之粵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  
詔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從官給無得煩民  
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於不敬以稱所以事神為  
民祈福之意維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  
省廼以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  
用屬本道轉運司出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  
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夫匠均賦河南及  
旁近諸郡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募諸  
游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本縣令臣

張子夏監護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  
治之諏曰鳩功衆作畢舉廟制規摹小大廣狹位置  
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楹榱桷之橈折朽  
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祀之缺罅摧圯者則更築之  
髹彤黝堊藻繪之漫滅不鮮者則加飭之煥然一新  
窮壯極麗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三十有  
八間其西齋廳以待每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  
與焉始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手於十八年六月  
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

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  
丁壯垂白執持香華遠近畢湊皆大和會不謀同辭  
咸謂物之廢興成敗自有數存乎其間殆有非人力  
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委靡之弊一旦變  
爲殊絕偉麗之觀匪夫遭時隆平聖天子在位文明  
勤儉無爲不成何以臻此嗚乎休哉昔漢武帝元封  
間嘗登茲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  
至今稱美矧主上崇敬之心出於至誠如此古不云  
乎禮罔不答異時修貢効珍發祥隤祉復生賢人爲

國藩翰輔成萬世無疆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等  
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於祝願之  
間而已耶臣旣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手稽  
首作為頌詩繫之於後頌曰瞻彼崧高維嶽之雄穹  
窿隱赫屹然地中奕奕神宮權輿東阪繇魏以來再  
徙寬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模顯敞氣象崢嶸遭  
時否屯兵火饑饉天未厭難人不堪命灑掃有闕隳  
頽弗支上雨旁風過者嗟咨大金受命恢闢疆宇燠  
休撫摩躋民樂土皇帝御極寢兵措刑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維時神宮久未遑卹皇帝曰嘻我心之惻迺  
諭近輔迺詔群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資民財毋  
勤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千柱耽耽萬瓦差差金  
鋪璇題輝映陸離落成之初四遠咸集峰巒增明雲  
煙改色籩豆在席笙鼓在庭神之格思松風冷冷工  
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神其敢後厥報維何篤  
生賢人左右王室如甫如申天子萬年永宅九有巍  
巍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相工歌刻之豐碑萬  
世不磨

元

記

潁谷書院記

王沂

禮部尚書

登封古鄭分潁陽在鄭為城潁莊公遷其母武姜之地也城潁東有廟以祀潁谷之考叔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考叔在之矣廟不知何代立民事之謹皇慶二年春里之耄老得宣聖廟廢址於城西北隅斷碑仆地者三披翁鬱讀之則宋大觀初所頒學制元豐崇寧間建修所立石也廼即其處刈榛棘剪惡木

心營目顧因高就下為殿以祀先聖先師為堂以講  
誦歲久圯壞不葺後至元五年秋工部郎中溫侯格  
非時居潁陽謁之見其區位湫偪垢蝕埃翳大懼神  
弗臨享率其里之士出私財斥新之堂殿宏敞深靖  
像設以制翼以修廊繚以崇墉樓有廬齋有室又為  
祠以舍考叔像歲時邑吏率僚屬諸生奉籩豆饗醪  
以薦涓重幣以聘學完行修士為師以教其鄉之子  
弟於是巖才里秀屢接戶外弦誦之聲相繼矣登封  
縣尹閻詢具其始末請於河南守郡使者覆如言迺

聞於朝如請扁曰潁谷書院里之進士翰林供奉柏  
府烏臺請記余嘗過成臯潁川之墟望崇高諸山低  
迴俯仰慨想夫鄭桓武至今數千百年其勲名震耀  
一時豈無其人而考叔獨俾其鄉尸而祝之豈其根  
於天性者同然歟嗚呼豈惟有以施於人抑又有以  
施後世凡觀感興起者相推於無窮此孝所以原百  
行也歟不然何其民之不忘也嵩高處四方之中四  
序節而風雨時故水旱蜚蝗之災少中和之氣降而  
在人其人寡求而易足其士向善而嗜義故奪攘鬪

訟視諸鄰邑有不爲也因進德之地有宮室以肄業  
之有師友以磨礱之錫類之風聲未泯泯也上之人  
獎觀封植未已也吾見其人材出孝弟興以答朝廷  
樂育之大德則於建斯無負矣書院之興耆老史誠  
肇之溫侯繼之營董之勤自德安儒學教授段榮祖  
耆老田春史誠而下列姓名於石陰繫以詩曰潁水  
洋洋白石齒齒言采其毛酌彼清泚春陽載暉草生  
萋萋悠悠我思神其來歸陵遷谷改何千萬載維皇  
之衷心乎莫解莫解於心匪昔匪今嗟潁之人儼乎

其臨來觀來游率斯以求視彼嵩丘無怠而修

碑

重修純孝伯廟碑

王益 登封人

一羨之孝遺其親一言之諫悟其君是謂因子道而盡臣道載芳聲於簡策享廟祀於無窮者其純孝伯考叔之謂與登封城賴僅一舍曰水神里實賴水出焉其地即故鄭之封其上則伯之祠也未詳何自始立且伯之事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初稽之於左傳其所從來遠矣有司以歲時致祭吾民以旱乾祈

禱至元五年襄邑彭侯孝先來尹登封以故事祀祠  
下顧簷摧棟撓弗稱展禮乃謀諸監縣龔吉刺公主  
簿曹琰曰忠臣烈士載在祀典累朝詔旨申勅有司  
涓潔致祭矧純孝伯與忠臣之列吾屬忝守祀之官  
廟貌若此理宜新之僉贊其義乃諭石道胥店二保  
編民幾二百戶特事葺治仍免雜調衆願為之富者  
輸其財貧者効其力工則助其藝趨事赴功不令而  
集興役於己卯之春落成於庚辰之秋正殿四楹三  
門闕壯稱是醮臺周垣悉完堅好嗚乎伯之神血食

於茲有年矣廟復新如初使人過祠下者莫不有以  
起發其愛親之良心焉亦莫不有以感動其事君之  
忠悃焉則知伯之立綱常垂世範於臣子者其有窮  
乎又知彭侯生百世之下景仰遺跡懼廢守祀刻石  
示遠以敦風俗者亦宜與之無窮矣銘曰潁水之潯  
潁谷之垠有廟北嚮爰昔封人當春秋際道喪人文  
天篤生伯躬踐彞倫克忠克孝乃義乃仁旣善爲子  
斯良爲臣舍羹爲母托意諫君俾黃泉誓化爲親親  
垂則不匱錫類可聞左傳其事西銘是陳前代行著



高書 卷二十一  
後王謚尊封爵列伯曰孝曰純血食廟享幾秋幾春  
有司典祀歲時惟寅歷久推移無以庇神用宏舊制  
輪奐斯新鐫珉紀實永永攸存

嵩陽崇福宮修建碑

梁宜

河南府路總管

夫高高方四嶽為居中崇福堦琳宮為最古而全真  
稽道教則為獨隆蓋金世季年重陽王真君非藉紹  
授恍悟道于空際別闡一家曰風一時海內奔趨景  
嚮如鳥投岑鬱魚赴淵海惟恐其後而罔及太祖皇  
帝啓運龍朔首召重陽大弟子長春丘真人淡渥眷

注嘗侍燕間恒以清靜養民不殺爲言上甚嘉納至  
混一區夏於是有孚崇福宮踞嵩嶽之麓卽漢萬歲  
觀有奉邑唐改曰太乙宋升爲宮以太乙殿改祈真  
又曰保祥左右建真宗元神本命二殿天聖中保祥  
北爲真宗御容殿像真獻后於西閣帳內宮設提舉  
管勾以主祝釐高選若范忠文劉元城呂獻可皆嘗  
奉祠司馬溫公及子康程明道與父太中迭任斯職  
餘不能殫舉皆當代聞人離宮掖其東殿閣千楹有  
奇累朝于茲避暑奕棊樗蒲泛觴三亭尚存魏天師

冠謙之唐真人劉道合慶曆董道紳宋王崇祐王成之張若柔俱有道者也一出於是宮迨燬於金兵事定道流稍集殿廊漸次粗完奉璽書蠲徭賦禁樵牧苟有得令亟葺其弊損而庇衛均嶽祠矣初戊戌歲知宮正一趙道人因翟講師志淡王君德明遊方至嵩將邀留之二人辭曰我輩涼薄奚堪必欲得人長春大弟子喬公比已渡河舍此無出其右於是府縣僚佐合道官相率具疏狀懇請凡四閱歲壬寅纔允遠近豪右知之或割地或輸財填轅其門王德明又

以綱紀自任繕毀起廢創構七真堂鍾呂祠方丈厨  
福庾庫百務咸興喬沒周真人志謹嗣周沒提點羅  
公道全嗣公徵記理出侵沒上田若干畝仍鑿導澗  
泉造碾磴數區構靜虛喬真人祠真君啓母二廟天  
師寶籙殿像設悉備復大起琉璃三清崇殿規製宏  
邃節稅棖棟塗金間碧極其絢麗高真容服尊嚴見  
者莫不竦肅公之志信謂勤且敏焉公累受惠和慈  
濟廣德大師宗主都提點被以金冠法服一日偕中  
嶽提點張公德良狀其顛末踵求記文廼思之曰境

非人弗勝道非世弗弘人重則勝其境世嚮則弘其道境與道則卜於人之重輕世之嚮背而已崇儒之在嵩陽雖以甲宮而占神嶽其或不得人不依世而勝與弘殆難以輕議也今喬真人倡於前而羅公績於後厥功浩博固有加於曩昔然揆之宋日十猶未一伊發啓全真教自重陽始大振全真教則自國家始由羅公溯之重陽本源寔一躅其武者苟存存不替贊治朝以擴祖師之玄學將見宋日光盛頓還舊觀則余不能無少冀因繫以銘銘曰名山彌區神嶽

特五四峙四方嵩獨中處宮觀環嵩真境多所繫美  
崇福耀跡良古萬歲三呼夸絕漢武煥表靈異築觀  
峰下運紹李唐寅信愈溥改曰太乙化霈玄府際宋  
殊遇眷禮孰伍崇福易宮鴻慶集祐真宗真獻容像  
奉貯儒臣侍祠管勾提舉左跨離宮堂皇屬庶乘輿  
駐蹕爰逃庚暑修殘金冠慨歸一炬胡彼傑構遂成  
焦土聖元龍飛帝臨寰宇咸秩無文恪敦望旅全真  
適興重陽立祖丘劉譚馬相爲翼羽長春高弟靜虛  
仙侶衆懇忍拒來居山主荆棘瓦礫荒涼難覩芟夷

蘊崇坦斯坳阻架木結茅僅庇風雨次第營葺羽流  
稍聚豪家右族非取競予懋訖于成悉就秩叙羅公  
繼嗣渥誠幹蠱力弘教門心勤志苦水行礪礪反田  
畝野不懈益虔訪究基緒祠閣齋廊庖湍層庾積以  
歲年輪奐弗粗鼎創崇殿螯竭肝膂匠巧工厯勤合  
規矩翠瓦浮嵐榱橈騫舞彰施丹碧費計萬巨夙聞  
嵩神生申及甫詠之風雅作周哲輔面箕背少川原  
眊眊昌延皇祚假靈錫嘏猗嗟羅公業行莫數希蹤  
巢許攀駕鍾呂錄馳風雷丹伏龍虎福祐洛民繁禧

濡煦倉盈稷黍杼廣緝縷人不災疾物不疵竅穹珎  
堅密刊我銘語昭示方來詎云小補

少林禪師裕公碑

程鉅夫

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臣陳顥奏請封  
贈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福裕制贈大司  
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鉅  
夫奉職惟謹佛法相傳有信具至達摩持以航海梁  
武帝問道不契去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為禪宗鼻祖六傳而至大鑒復派而為五師所居達



摩處也其宗以湛然常寂為真空洞不虛為實廣大  
不蕩為際其教人亦惟曰性善其論曰推一而萬則  
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故曰當仁又曰  
能仁陰有以格君心而贊皇猷未嘗以福田利益嚶  
嚶語人而慈雲法雨陰覆潛被歷代帝王意欲清心  
靜治使萬姓蒙福謂浮圖言可底行奉之深至此其  
大略也歲乙巳世祖潛邸命師少林大作資戒會俾  
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戊申定宗  
詔注和林興國未朞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

總領釋教授都僧省之符優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七區庚申世祖即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其書仍襲爵賜光宗正法之號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請師主之計以堂鉢之費未免經葺得都南柳林閑田二百頃餘辟玉泉北墅觀音別院自餘藥室浴室賈區拾其贏以卒歲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爲五少林始終萬壽十四夏主護之力居多旣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未久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二嗣法小師三十人度弟子

千餘指奉戒者莫可紀嗚呼師去世已遠今上皇帝  
寵以贈典言行而道大也皇帝若曰洪惟世祖神武  
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  
惟爾克紹乃初祖永孚於仁以弘濟我兆民顧先哲  
其逝朕弗克見於茲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封  
謚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官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  
後人以永譽於萬世師之住世也三閱藏典而成誦  
誘掖後學無倦色通群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  
十萬言播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爲能事幼遭世變筑

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足矣師  
曰佛法止是乎比丘異之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  
曰此龍象種也當爲大器卽爲祝髮授具與雙谿廣  
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燕親炙萬松師又十年道  
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老師實  
爲之主屬嵩少煨燼之餘暫憩緱氏之永慶已而興  
仆起廢訓徒說法施者如丘山來者如歸市嵩陽諸  
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皆師力也師瞑目  
宴坐彌寂默若無與焉至元八年春詔天下釋子大

集於京師師之嗣法者居三之一其盛哉師剛果彊  
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曠復嵩山如祖  
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霆而揭日月  
所謂大善知識標準斯世沒而不朽者歟師字好問  
以雪庭自號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曰了千言  
鄉閭曰聖小兒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其說  
法也涸池出泉古殿有光瑞應非一端云門人慧慶  
以師平昔著述刻梓旣壽其傳仍以道行碑輒請於  
上追念父師少不失報効之義是可銘銘曰佛以仁

傳聖以仁治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混未嘗混照徹大  
地推未嘗推淵澄止水梁皇有爲不諧其旨誰直其  
宗曹溪東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稱州  
里休林古佛真源指示至老游參持戒律已萬松休  
林合辭招致參從渡河幾三百指緇俗趨走營施山  
委嵩陽諸刹金碧翬跂洛陽大講經歲不弛二百四  
區群廢盡起僧無徃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  
夫子其人已滅其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帝命  
曰咨章服是宜百世其承之四方其則之惟爾法是

依惟爾言是師臣拜稽首聖敬不遠播爲聲詩永之  
茲碑

重建少林寺達磨大師碑

歐陽玄

翰林學士  
承旨

臣玄叙曰維昔達磨大師掩室龍門藏舟熊耳時君  
蕭梁武帝追述慧命親製穹碑世代推遷舊刻旣泐  
遺文僅在皇元至元五年倉龍已卯少林長老息菴  
將鑿石洛汭樹表禪源遣徒了辯走京師命萬壽禪  
寺住持勅賜領曹洞宗惟贊奉福住持思璧暨釋教  
之都壇主普乘希旨今朝求證當世於是內侍貴臣

同知延慶司事烈思八班具事以啓贊天開聖仁壽  
徽懿宣昭貞文慈祐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有旨  
命翰林侍講學士歐陽玄爲叙其事奎章閣學士院  
大學士康里巉爲書其文同知徽政院事趙世安爲  
篆碑首臣玄等奉命共恪載唯東土初祖達磨正宗  
粵自乾竺遠來震旦時則典午倡清虛之言幽沈至  
道蘭陵崇營繕之役凋弊含生師發大慈躬拯斯弊  
露真常之體以偃疑幢破惑業之根以祛見障騁雄  
五衍之涂而不詭闡微八正之戶而不空故凡梁武



薦況穹祗集勝塔廟雖或琅函山委緇衆林臻師輒  
指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茲蓋衛法之金湯挾世之  
藥石也迨夫自牖之明弗售納履之去斯決古之聖  
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進退之正復何加焉梁武雖  
乏鍼芥相投之分曾微牒鑒不侔之跡觀其臨文嗟  
悼篤意歸崇君臣之道交盡始終之義彌篤至於宋  
雲邈邈蔥嶺踰躔悟生滅之本無信去留之莫測猶  
揮輿旨不替遐思四諦兼融三身同壽蓋有足徵者  
矣洪惟我元廣大無外恢弘不二用能燭曠劫猶一

息壤法界猶一家龜金中土屋宋南社其名山大川  
前代偉蹟不加墮廢兼示情持太皇太后克循祖訓  
密契佛乘推其公天下之心施諸出世表之法譬若  
雷行無妄萬物一機月照無私千江一影遂使大師  
之德因昭代以重宣前王之文假徽音而復著何其  
盛歟玄承乏北門職當論述闡於內典罔罄讚揚顧  
蕭氏所製舊文汲簡如新魯貫仍故靡資潤色重勒  
左方永錫鴻休貽諸來世云爾

雜文

投金龍玉冊紀事

楊英

課稅官

今皇帝接百王之統席三葉之慶祗紹烈祖聖考之  
丕基極天之覆螯地之載齒髮之屬靡不臣服思所  
以推崇祀事仰答鴻休乃詔設大醮三千六百分位  
於長春宮上下神祇以至於水陸草木所主咸在焉  
戊申春二月望班淨侶於宮庭之內度材庇司各肅  
其事七晝七夜無有風雨嘉氣神光恍如有應兩廂  
承平故老舉手加額以謂勝衣以來未之覩也事訖  
按禮敦遣提領佑玄通義大師馬守心使者密里吉

女相與投金龍玉簡於名山大川是歲夏五月乙丑  
畱洛甲戌率有司致命中嶽祠所科範載舉燈燭交  
輝澗溜銷聲嶺松弭響群衛百靈拱侍俯聽是以歎  
嗟不足穆誦叢興夫削繁文屏末節重吏之擾也減  
從騎省饋餉慮物之費也天旣父之以誠民又子之  
以愛所謂人和而神和於斯徵之矣它時濡蘭臺之  
筆緝郊祀之禮則黃雲之飛萬歲之呼將不愧於漢  
矣

請寶公長老住持嵩山會善寺疏

無名氏

竊以飲光得處契拈花微笑之機達磨傳來明立雪  
安心之印自後花芳五葉焰續千燈不有當人孰爲  
宗匠伏惟寶公長老靈機迅發逸辯高超傳祖佛心  
驪珠獨耀於滄海開人天眼桂輪孤朗於碧霄法席  
旣虛宗師遴選海濱岸上希收舡子之綸嵩嶽山中  
願列曹溪之派溯流舉棹順水張帆願馳雲馭而來  
俯慰衆情之望

敦請棲雲真人住持嵩陽宮疏

馬居仁 登封令

竊以大道含弘施生有普至人慈憫利益無方住既  
隨緣行亦應物眷嵩陽之勝地寔方外之洞天綠水  
逶迤青山環抱背標玉柱枝不老之乾坤傍掛金壺  
貯無窮之日月啓母石聖跡盤礴將軍栢老榦輪囷  
乃古師傳道之場亦上士修真之所青羊再降重玄  
廣布於人間白鹿上昇塵世又遭於劫火遂令勝槩  
亦被兵殘人物雖非山川良是必欲振起衰廢之迹  
須仰老成了達之人恭惟棲雲真人躬祖法淵源宗

道流模範遊息乎清虛之境逍遙乎淡泊之場曩求  
黃帝之珠得於罔象今斲郢人之鼻運以成風以扶  
持妙教爲心以整頓玄綱爲任聖凡同喜緣法大行  
未嘗徇利而居成功惟欲盡力而興勝事汴水之志  
願已畢便可轉身嵩山之功行未施正當下手況此  
有幽淡之趣可以爲棲隱之居仰望慈憐俯從懇請  
四面雲山改色滿川花木生光興仙迹於千年止勞  
一舉祝聖君之萬歲第效三呼便好承當無煩退讓

會善寺茶牘

釋溥光

禪師官大學士

竊以隨緣應物無非回向菩提指事傳心總是行淡  
般若欲破人間之大夢須憑劫外之先春伏惟佛覺  
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師寶集正宗轉輪真子學冠於  
竺乾華夏顯密圓通神遊於教海義天理事無礙笑  
辟支獨醒於一已擬菩薩普寤於群生借水澄心即  
茶演法滌隨眠於九結破昏滯於十纏於是待蟄雷  
於鹿野苑中聲消北苑採靈芽於鷲山頂上氣靡蒙  
山依馬鳴龍樹製造之方得法藏清涼烹煎之旨培  
之以三昧火輟之以無礙輪煮之以方便鐺貯之以



甘露盃玉屑飛時香遍閣浮國土白雲生處光搖紫  
極樓臺非關陸羽之家風壓倒趙州之手段以致三  
朝共啜百辟爭嘗使業障惑障煩惱障即日消除資  
戒心定心智慧心一時灑落今者法筵大啓海衆齊  
臻法是茶茶是法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心醒即夢夢  
即醒轉八識衆生即成正覺如斯煎點利樂何窮更  
欲稱揚聽未後句龍團施滿塵沙劫永祝龍圖億萬  
春

門人

高國器校字

嵩書卷之二十一終

嵩書卷之二十二

章成篇四

大明

記

天中閣記

朱衡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

嵩山居岱華衡恒之中秩祀有典栖神有祠蓋自古迄今昭靈炳烈不特興雲雨生甫申已也山去登封縣八里而近為峰二十有四黃蓋峰突兀中起祠居其陽弘麗崇赫亦雅稱明禋矣嘉靖戊午余承乏中

州得謁祠下周覽歷視乃中門一區會山之勝而結  
楹卑陋望氣覽秀恒不足焉余集有司議爲改創而  
工鉅費穰未敢率作無何余亦遷去襲余議者謂不  
可已乃游揚其說於巨室大賈而凡衣被神貺於伊  
洛之間者咸樂施予朞年致金百鎰遂白於縣采碩  
材伐堅珉鳩工興事表以崇臺覆之重屋洞闢門闕  
鈎連欄檻巖巒因之生色日月以之蔽虧誠名嶽之  
冠宇而全洛之甲觀也經始於壬戌之夏縣尹劉汝  
登主之甲子秋署縣經歷李元寔落厥成於是巡撫

河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臨朐遲公鳳翔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慈谿顏君鯨有事嶽祠踵登斯搆顧見  
河流帶繞王屋少室夾峙雲冉冉時起封中欣相謂  
曰嵩高之勝萃於斯豫土之大萃於斯不有嘉名何  
以標美思異時首議爲余乃遣諸生陳涵劉永澄來  
屬余爲之名與記余方奉命治河沛上將辭以未遑  
而趯然夙心之不能忘也輒神游焉惟是洛邑當天  
地之中而嵩又當洛之中斯構在嵩中峰下其爲天  
中奚疑矧神之降陟憑氛氣躡光景恒於天之中而

不可即故史云積高之地神明所隩然則嶽靈所止  
非天中乎或曰嵩非天之中乃地之中夫辰極之不  
動者天之體也充周而不可窮者天之氣也天之體  
包絡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繇圭表所測  
道理所均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苟泥其說則  
天地之中多不相值而資終資始於其間者不幾於  
爽乎余又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帝王爲山嶽  
之主其治統於中聖賢發山嶽之祥其道通於中以  
至萬象森羅品彙充塞盈宇宙之變化而不可紀極

皆根柢於一中焉則夫登斯構也將不有靜與天俱動與天游而三極大中之矩渾然在中者乎因肇名曰天中閣適吳下周子天球以辟至俾大書以榜諸楣而紀其事於石

重修測景臺碑記

倫文叙 侍讀學士

嵩高之南今爲登封縣去治城東南三十里許實古陽城地有石一區方可仞餘聳立盈丈上植石表八尺刻其右方曰周公測景臺距北二十餘步則爲觀星臺亦時漏刻以求景者遺址尤廣峻按周禮疏曰

周公欲求土中營王城乃立五表以土圭測日景潁川陽城爲中表隋志亦曰周公測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則臺建於周公無疑矣但當時皆置臬今則非是據地理志唐開元中曾詔太史監南宮說刻石表爲意或然也自是以降若晷儀中晷法司天臺景表率於是乎取則以爲曆法準驗信非聖人之制不足以及此然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顧其爲用止於宅中明時而已耶後世形勝立國旣罔即乎天地四時之交風雨陰陽之會洎太初乾元

諸曆之作亦因時苟就委差於象緯而已尚望其能  
推而用之以大其裁成輔相之功使萬物各職其職  
也哉無怪乎置新臺於榛莽剝敝剝落自列乎銅駝  
翁仲而莫之注意也弘治戊午今巡撫遼陽張公用  
和時爲汴臬憲副行部至其地見臺中泐而敝四旁  
蕪穢不治廼慨然曰使聖人萬古之制日就墮蝕庸  
非守土者之過歟亟命屬吏合而正之仍拓土若干  
畝繚以周垣而後門衛森然人知爲周公作處更欲  
建祠二臺間用妥周公之靈會遭喪去位弗果旣而



東嘉陳侯文德來守是邦乃踵而成之共其事者縣令鄺君廷用也廷用懼無以詔後謀立石記之爰以文請夫周公德業在詩書經制在六典不係一臺之興廢較然矣慨惟治法莫備於成周皆周公精思妙契之餘以爲天下後世要典夫何人政不齊落落數千載間苟存什一於千百者亦其器數名物之迹耳然實因名存幸其跡之不泯後世有如周公者作得以依憑考驗庶幾精微之意猶或可復則世道之升降未可知也若併與其跡而亡之是雖近代疎略之

規猶不能以自立况欲擬躅於三代之盛乎予故嘉  
諸君子之志旣爲之叙又從而詩之曰天地之中土  
圭可測陽城之地表景斯得周公肇建以占洛極王  
城旣成百度交式更漢歷唐以憲以則雖小厥用遺  
規孔飾神靈守護靡有薄蝕迺於近代莫之保嗇棄  
置榛莽震撼敲刻方園外敞中徑潛泐有美張公見  
之太息釐復舊規拓土披棘守令克賢繼踵葺飾門  
壁神祠如翬矯翼過轍聳瞻居民誠敕後人有作噫  
疇之德

周公測景臺新廟記

陳鳳梧

吏部侍郎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許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二千餘載歸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圭以測日景求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者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先周公而聖者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  
於上後周公而聖者曰孔子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  
周公以元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道之功觀之六經  
則可知矣易有六十四卦爻辭所以著陰陽變化之  
妙也書有無逸立政諸篇詩有豳風文王清廟諸什  
所以明修身治天下之道也春秋雖未有辭然本魯  
史之舊文實祖周公而寓一王之法也至於周禮儀  
禮則斟酌損益極深研幾盡制禮作樂之妙極經天

緯地之文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  
蓋未有能過之亦未有能易之者也周公之功其可  
謂盛矣孔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以周孔並  
稱而漢唐以來祠於學宮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  
先師自後尊孔子爲先聖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  
故愚嘗欲建議以周公孔子並祀於學而未之舉也  
已卯之冬承乏臺明年春公牒稍暇廼稽圖經得  
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頽壞芟其繁蕪以復

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後令重修之殿  
庶門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蓋唐所封爵  
謚也廼遣儒官祭告仍著爲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  
司致祭如儀庶以表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  
云爾崇德報功豈止於是哉有司請文紀其事謹拜  
手稽首而爲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縣韓錫典史李  
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築因併  
及之以傳疑云

重修崇福觀記

張祚

河南按察副使

嵩山在登封縣城北五里許奇峰峻嶸截然雲表寔中州之鎮而五嶽之一也山之陽有萬歲觀乃肇建於漢者唐改太乙其棟宇宏傑金碧絢麗極一時之盛迄於五季崇奉益虔修飾彌壯宋改崇福宮其正殿曰祈真保祥殿之左右建真宗元辰本命二殿天聖中保祥殿北又建真宗御容像真二殿別建三亭以爲士大夫遊憩之所曰奕棊曰樗蒲曰泛觴山之巔又有甘泉亭引流曲水以娛登覽者其間多嘉木異卉奇花靈藥可採而餌真神仙之境也終宋之世

奉祀若范文正公呂獻可司馬溫公程明道皆當時之名臣而自拓拔魏以降住持此觀者若寇謙之劉道合董道紳王成之張若柔之屬亦皆當時所稱羽流之有道者也歷代之崇重如此元季厄於兵燹繇是璇題翠宇化為煨燼玄墀鉛砌鞠為榛莽其巋然獨存如魯靈光者惟三清古殿雖山巔之甘泉亭亦僅存遺址耳入國朝以來百有餘年名緇道流募緣葺治者不乏然終不能復唐宋之盛好事者每以爲憾成化癸巳道士李本聰僧本寬相與協心誓復其



舊而力未能成化甲午夏五月皇帝遣太監鄭公同  
顧公恒寧公瑾中官監公安護送崇王之國事竣將  
歸復命於朝道經登封時予與河南右方伯東魯楊  
公浩適弭節於茲遂從諸常侍登嵩山謁中嶽酌流  
觴之清泚撫先秦之古松觀前代之遺刻心曠神怡  
充充乎若有所得降詣崇福周覽遺跡慨然興歎退  
坐丈室焚香啜茗而僧本寬道士本聰拜具請於諸  
公曰茲觀之廢百餘年未有能復之者宿緣蓋有待  
也今諸常侍畢集於此經營締構以復漢唐之盛以

為鸞鶴戾止之地蓋在今日矣鄭公曰諾首捐白金若干以助其費而顧公寧公藍公亦皆出金幣以施之且屬予曰觀成不可無紀子其為文鑱諸石俾後世知之諸公既還朝本聰等徧告於好事者於是大族巨賈翕然樂助輸菽粟施布帛資以銀楮者無虛日本聰等乃市美材鳩良匠卜日興事或因其舊而循之或復其廢而建之經始於是歲六月朔而以十二月望迄工殿宇言言門闥將將修廊靚淡彩旂旖旎百年之廢興於一旦矣本聰等走汴速予記予惟

嵩山名存祀典而茲觀又肇自古昔非它宮觀比也  
今諸常侍協力以興之者豈徒以爲美觀而繳一已  
之福哉蓋欲居於斯者齋祓厥心寅清朝夕上爲吾  
皇祝釐下爲吾民祈福庶幾乎風馬雲車陟降茲觀  
爰錫純嘏俾壽而臧俾熾而昌用敷錫於多方蠹賊  
屏而百穀用成戎狄賓而五兵不試黃河安流而無  
決溢之憂草木昆蟲罔不咸若風雨寒燠皆以時至  
此諸公之意也土木宏麗之觀云乎哉廼爲之記

少林寺重建初祖殿記

羅洪先 翰林修撰

達磨止少林面壁九年未嘗誦經却時時顯釋迦以  
來教外別傳口口密義是常誦真經答梁武論功德  
不數造寺却處處立妙淨莊嚴佛土是常造寶寺縱  
使具長廣舌盡十二部妙論徧三千大千界中殿臺  
亭閣旛蓋香花魚磬鼓鍾種種色色微細備足一切  
俱令滅度了無所在亦無餘剩方名究竟平等又況  
西來單傳直指有說法否有三十二相否雖然釋氏  
視少林猶吾黨洙泗洙泗所傳一貫當時實鮮與聞  
顧又謂能距楊墨即聖人徒灑掃應對精義無二由

是而觀有能升孔氏堂群洙泗弟子數千人鳴弦歌  
習俎豆其間不厭不倦此其人難耶易耶有不與其  
進耶自達磨入震旦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益盛雖  
頓漸分途總歸含育持偈禮像隨資應機至於手挈  
衣鉢乃在初來嶺南獼獠必俟雪中斷臂始堪顧盼  
則堂前茂草誰誘衆生是知有言無言有爲無爲迷  
悟差殊不可執著蓋其設教彌近故易熾而不墜若  
此然超此二見亦必待人以是少林住持咸相讓避  
餘三十年而今有宗書宗書名大章本順德南和李

氏子自幼受度歷叩名僧參詰省解京師貴人延供  
騰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河南府廉其名招致授牒  
曾未四載起廢約渙朝梵夕定玄風流遠時舉單傳  
直指衍奧撥疑千人心降并食聚仰間出餘力大葺  
故刹己未臘月八日重建初祖殿舊面壁處高三十  
二尺廣增三十有二而淡視高強其三位爽勢尊楹  
棟壯堅瓠甌澤好儀序丹藻靡有損缺凡八越月告  
成累千百金不動聲色左右兩翼各聯七室區息禪  
誦身依菱舍被露席蓐律戒謹嚴少林大衆歎未曾

有故友天真往遇衡山假此因緣遣徒光護千里重  
趺乞言表信予笑謂曰吾當距楊墨寧爾貸辭光護  
哀請浹旬弗怠憐其專誠足以激發吾黨且資廣譬  
爲記建殿歲月書貽以歸

遊嵩記

喬宇 吏部尚書

辛卯秋八月予歸自京口取道爲嵩嶽之遊道出亳  
州州人薛君采來迓予往官吏部時君采嘗爲郎屬  
因拉之同行九月七日丁巳抵登封縣八日戊午謁  
中嶽廟廟在黃蓋峰下去縣東八里許退觀歷代碑

刻中一斷碑八分書也字畫勁美類唐徐浩疑爲唐碑餘碑約五六十皆宋元金并我朝所樹立者閱之不能徧也出廟東北行四里爲盧巖又三里爲盧巖寺俗呼爲上盧巖蓋唐盧鴻居地自下寺至此崖谷幽邃竹樹陰翳嵩少之佳處也寺後有瀑布泉尤爲殊勝泉出巖頂下瀉石壁長踰數百尺闊止尺餘寺僧云泉舊闊二三尺今歲旱泉勢頓減然即如茲所見者亦甚奇麗正德庚午予奉命祭山東沂山其山亦有瀑布二泉形致相類並北方之名泉也九日已



未出邑北門行五里遊崇福觀又二里次山下自此  
登山而行山路詰曲循峰而西路皆斗絕行十五六  
里經西流泉山氣淒烈冰已厚寸許又四五里至白  
鶴觀觀去絕頂尚二三里時日已將晏廼坐觀前飲  
酒數行飲畢予上造北極廟蓋嶽之絕頂廟側有玉  
井冬夏不竭始予入登封境遠望嵩嶽未知嶽之高  
也至於山麓所見猶然比登絕頂四顧群山拱列於  
下北眺大河迤邐而東然後知嶽之崇高也君采素  
清臞至觀前已疲甚不能絕頂予歸顧而笑曰若輸

我一籌矣其亦用老子之道辟盈而後人邪歸抵縣  
已二鼓十日庚申復出城西北行五里至嵩陽宮觀  
三將軍栢其最大者圍用六人相傳漢武帝所封在  
漢時已爲鉅木則斯木之壽遠矣歷年旣久狀特奇  
怪予往歲代祀平陽媧皇廟廟有古木與此木可伯  
仲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於二木者午後至少林寺  
是夜宿寺中翌日辛酉遊初祖菴菴在寺後林壑之  
美倍於盧巖自菴後陟五乳峰即少室之別峰行十  
餘里始至峰頂有達磨面壁洞下望諸山宏闊不逮

嵩嶽而峰巒四合攢叢映帶亦少室諸峰之冠云十  
二日壬戌出少林過萼嶺口渡伊洛水抵偃師世嘗  
謂遊五嶽爲物外之福予素愛山水不減昔人而遊  
山之福似爲過之恒泰華三嶽往歲皆嘗寓目自餘  
名山如句曲清涼之屬非五嶽列者尚不與焉今老  
矣復得歷覽嵩嶽之勝五嶽之中所未遊者獨衡嶽  
耳昔賢有缺陷世界之語謂人間之福不宜備享况  
物外之福可盡取乎由是言之予阿堵中雖欠祝融  
諸峰未爲不可也山遊凡五日共得詩若干首具遊

嵩集中嘉靖辛卯九月

遊嵩陽記

周叙  
翰林編修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山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

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越琢誤云汾陽嘗領兵  
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  
出毒霧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  
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  
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  
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  
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輦至是七  
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輶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  
中有關名萼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

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  
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南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  
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  
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  
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  
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  
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者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  
者邪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

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岿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溪洞灘石礧礧按轡徐

行髮毛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稱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觀畢旣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康謁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



培嶮不崎嶇唯嵩山綿延磅礴騎奔雲蟲長數十里  
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  
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  
神殿三面皆圖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  
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  
勅撰者碑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不可讀并  
命諸生用紙墨摹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殽於道  
室相與宴飲甚歡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  
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

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  
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  
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望之如張幃幄如擁  
車蓋風動如聞絲竹之音相對久之不能去前有天  
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  
東度涸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溪從者迷失道往  
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  
者旁屋近燬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  
泛觴三亭今俱圯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涇則泛觴亭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遊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暎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爲丘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旣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潁諸山川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綰繡錯高插霄漢淡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灝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

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  
浮屠儼然南下則有周公測景觀星二臺廢址北顧  
嵩高二十四峰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  
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  
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  
顧予先後之所已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  
其事於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輦  
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  
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

遊嵩山記

都穆工部主事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丙寅至偃師縣三日丁卯離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上石人馬暨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鸞嶺口兩山對峙石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後魏主孝文爲胡僧跋陀建一碑刻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御劄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淡悟機變早識妙因

撫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惜無有知之者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則其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後左右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爲二祖出西廊百步有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栢又上一室門

外石刻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磨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餘其上達磨之形宛然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磨洞茲石廼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適登封令李性甫遠來相迓夜酌同宿寺中四日戊辰性甫以事先去寺主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一株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誦文潞公遊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莫能考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

入門破屋三楹其中碑四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  
榜字徑三寸適偉可愛後即戒壇傾圯已久旁有唐  
大曆二年勅戒壇寺碑寺左百步爲會善寺法堂中  
有後魏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  
可謂古矣佛殿右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中之汲  
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唐有高僧晏公於  
此講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  
遂送此泉蓋其相傳如此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  
登封察院雪乃大作性甫張燕陪飲者學諭尹亨伯



司訓梁文升皆予同郡人也五日己巳雪猶未止亨  
伯招飲學宮六日庚午雪霽登封東行嵩山近目雪  
蒙其顛而玉田璫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驚人  
之筆如范寬輩者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  
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週圍二百里群  
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  
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它神靈尤宜祠之外有亭  
翼然過客憚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  
栢或喬或偃或俯或伏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

欲騰又或如帷幄之張車蓋之擁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歲久惜多剝落謁嶽神殿其西爲御香亭每朝廷降香悉貯於是祠多歷代碑刻不能盡讀午飲祠之公宇飲畢東行二里折而北二里山之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遂爲僧廬其上四里復有盧巖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視此殊勝路陡雪溪竟莫能至七日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聖德感應頌元五祖七真堂記二碑

及三古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者六人圍之下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四人圍之不盡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漢武迄今千五百年栢在當時則已受封其壽固不測以今視之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三人圍之予平生見栢之古者多矣若二封栢豈惟予所未見盡天下之壽木或未有能過之者奇哉奇哉又東三里據山之陽者爲崇福宮其後名爲萬歲山昔漢武帝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

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唯存泛觴之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盃即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辨之四里還察院宿

宿煖泉寺遊嵩山少林寺記

王世懋

太常少卿

余以東還困於顧募之費乃謀買小舟自洛入長河

既抵洛陽即以一僮先令至孫家灣覓舟孫家灣者  
負山面洛去偃師縣東二十里而近余未至偃師僮  
來言已得下賈舩艫日下舂抵灣欲入舟舟人告未  
備乃之煖泉寺宿焉寺在洛北兩山夾泉下注於洛  
循澗入可一里許見石上流泉瀰漫居民就泉種稻  
稻香四發心殊樂之已入寺寺頗窄僧貧甚就中庭  
施坐憩焉已乃携姚生出寺觀所謂煖泉者僧指示  
泉出處縷縷潛布而已入溝始涓涓有聲已匯為一  
大池池底如碎珠上溢不可勝數其泉至冬時煖甚

夏秋間溫於他水而已余步臨池岸目翫萋柳手弄珠泉忽舉頭見南山一帶蒼翠異常問之即嵩山二室也為程幾何曰七十里而近余東躋泰岱西登華山南上匡廬太和獨以中嶽未游為平生歉見此不覺神飛即謀以二日往返不至滯長年而姚生亦相從與遂命僮募土人舁輿決策裹糧乃返方丈飯畢遲月且上顧謂姚生曰若知吾待月意乎出此百武水泉流大石上真佳境也不可當吾暇失之生曰吾固念此乃挾乙瓢酒削囊中脯出寺行久之至石間

蓋其地三泉所會也。煖泉之東，泉自山北出者為大澗。煖泉據高西南行，至石間始欲下墜入澗，而山之西忽一澗旁出水淙淙東注，與煖泉爭流。石罅間已乃併入。窠曰：下墜澗底，其石坡陀可容數十人。余乃選勝趺坐，悠然命酒。時月甫上，復為陰雲所翳。余謂毋遽坐，可銷浮雲也。久之，果瑩無纖雲，朗耀如晝。童子赤脚水中，壅石激水而決其上流，二渠轟然四注，飛濤雨噴，卧石盡如沐浴。獨余所坐最高，不能濡也。月光晶晶射之，珠迸玉碎，其聲則砢訇鏗鏘大者如

鳴百鼓細者如奏笙竽平生快意不數有也坐將夜  
分恐宓妃竊聽翠羽淩波姍若有人乃振策而返四  
顧闐然惟聞隔山大吠而已賦得二詩質明而起就  
輿渡洛南望少室如屏若在衡前東瞰原隰土阜廩  
起前後相望昇夫云此趙宋太祖太宗陵也皆在鞏  
縣界偃師得分祭云上下山坡四十里而遙始抵招  
提寺一飯而行寺老僧出迓甚恭云去此二十里入  
山以十里上山入少林僧請爲導而行出寺渡澗而  
南則登封官道也近山一大村市荷擔者絡繹於道



始知登封縣在山南鑿山爲道而過輿至山上二里許見一石門天險兩崖皆奇石陡立輿夫云舊有巡檢司今革去而峽以北爲偃師界峽以南爲登封界云下輿縱步回視洛南北百里如掌望少室峰皆重巒削成瓌偉特出意其下必有輿壤豈其爲少林所卓錫耶行久之見路有二岐南上者登封大道也稍折而西果繇少室下趨少林蛇行三四里許漸入西徑山園欲盡而少林殿角已掛林端矣山門前跨大澗泉淙淙自西而東不知所從始亦不知何所出山

林木蔽虧藤垣蘿壁迤邐下上及門二綽楔徑窅如也殿庭老栢森列碑碣羅立大雄殿不甚宏而制度堅雅猶是宋時重建者入殿禮佛畢西參六祖殿東謁錦那羅錦那羅者元末神僧怖紅巾不入寺者也故即爲寺伽藍云拜畢住持法師常潤號幻休者始出迎初猶以世禮見而微有傲色余與俱入方丈指所著衣謂曰昔現宰官身今成居士服願與法門遊毋爲世禮局余拜師亦拜便欣然對坐而談訝其聲不似北僧叩之則江西進賢人也初余寓京師廣慧

寺談少林廣慧僧云此非有德望者不能居昨以禮幣來聘得一名僧主之矣及是行也雅欲遇高僧與談問之輿夫云此山有一僧能不食數日不畏虎狼已成道矣欣然問招提僧冀一遇之僧云此僧已久去今住持亦高僧可談者也語次因問此僧師云誠有之此僧無名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夏臘幾何人以僧著大鞋呼之即應因即名大鞋生不識一字遇寺開講亦輒來聽居五乳峰上達磨洞中冬夏一衲每日下山三四里許乞食常以二更時獨行歸洞如遇

大雨雪即四五日不出好事者訝而尋之見儼坐如  
常間有携之飯者固却即留亦不食云本欲省事恐  
緣此遂煩人也心如墻壁真能離恐怖者諸人問道  
隨意答之語必簡而玄一縉紳固叩真詮答云君輩  
每患口有是言心不能然但能認真幹去便是何必  
它問此語尤切中今時士大夫病問其所以去曰爲  
人尋覓漸多恐尚有損漏已入終南山矣因歎渠功  
行至此猶恐爲世緣累吾輩火宅蓮花豈易生長師  
語次知余爲太倉人因問與王荆石侍郎同宗否余

答以至親相厚師已知曇陽大師事矣且問朝事作  
何處分余曰已寢因出大師傳贈之師且具齋爲歟  
相與登方丈後高臺上瞻眺因謀與游曰近此惟初  
祖菴最勝可即日游餘勝處非竟二三日不可余謝  
舟人不待乃亟就方丈齋畢與師偕出寺西行時日  
已崦嵫矣上下山麓間望少室蒼翠轉來相逼使人  
應接不暇其東高山雲氣晦靄於上曰太室太室最  
東曰黃蓋峰峰下有中嶽神廟焉就山中視之太室  
爲高師云出山則少室巋然矣且語且行先至一所

曰講經臺乃高僧菩提流支講經處也有小菴僧居之臺亦具延覽之勝覽畢下臺因問流支何以毒初祖曰此亦示魔耳余因語調達事師疊疊能講更西則五乳峰盡出祖菴老僧出迎胡跪道左師笑曰此好道王先生毋用此法待之因與共登菴上謁祖師像畢出視庭前四栢樹皆合抱參天而三株爲老藤所纏生理稍困圍殺無藤者十之三師曰此即所謂少室三花也殿後更一室前種二松偃蓋古色其藤亦三百年外物也即松栢可知矣殿西一室祖師面

壁像塑焉傍立二祖雪中而前置一石卽祖師面壁影也石不盈二尺師像眉目胡髯皆具袈裟紋如西域衣石理亦光潤可愛先是招提寺中亦有一石作祖師披巾像不能甚分明云亦自嵩山得之竟不知其所以師云五乳峰形如鳳張兩翅而祖菴正當鳳頭卽少林寺形勝不能逮也須菴後視之乃盡勝槩因與步菴後平地將十餘畝松栢森列五峰了了可觀真如鳳舞師云祖取五乳後派果有五支達磨洞在峰半隱隱可望云亡它奇可毋登也余謂此山形

勝如此世主得無有垂涎者乎師曰昔跋陀三藏開  
創時有識云後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葬此因叱水  
不令東流唐則天后果至此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  
止云出菴再望少室西角峰巒尤異劃如有缺菴僧  
云此少室西天門也蓋其上有四天門中有三十六  
峰泉石天池之勝不可殫記特未易登耳然三門猶  
可攀掖至獨西天門缺處望之一鐵楞窻儼然瓊瓏  
竟不可踐其處師云似群仙所往還也余素聞長老  
言少室勝於太室今見果爾恨不能一躡其巔又少



室下一臺高百餘丈當菴之西南面其地似勝詢之  
爲二祖菴其上乃有泉可汲一僧居之問可登否曰  
步而上上下下可六七里顧日力足力俱不能佇視悵  
悵而別返入方丈已昏黃矣與師各歸房小憩余飯  
畢草四絕句贈師師亦篝燈覽曇陽大師傳略畢頃  
之月上命童子視師則已就寢呼之起三人坐庭中  
山月皎甚少室當前房櫳閒靜松蘿隱約命童出囊  
中天池茶供師師首問傳中僧乃隆魁耶渠昔從二  
三僧來受法老僧爲人最誠實有學業是宜其獲遇

因與縱談禪旨師言無生理山河大地俱爲妄念所結余因發一難使當刼初不起一幻念即佛亦無如此則理何所寄今却緣有此身然後得成是佛然則無生乃從生得乎師笑曰此論誠有之其解難亦不甚透余謂圓覺經中以幻修幻四字便了師偶未之及也坐將夜分別去次晨起師復設飯飯畢贈以詩慇懃不能別謂余路頭旣正便須精進做上勿墮小果且託寄聲道印道印者即隆魁也步出庭中請余觀宗伯陸公穹碑文甚瓌偉而盛稱師解悟功行當

主是山之義蓋其徒走華亭求得之者怪師拳拳道  
陸公不已蓋有以也人正是去此名根難耳下山復  
飯招提入舟促長年鼓舵行十餘里而少室猶在空  
際依依若相送者潤師言不誣矣初余意雅慕少林  
願與高僧談而嵩山之勝止一寓目不求甚竟且以  
不誤行色為快故紀游特稱少林寺云

### 嵩游記

王士性

南京鴻臚卿

蓋予少懷向子平之志足跡欲遍五嶽乃今始得自  
嵩始云時歲在辛巳六月余以朗陵令滿秩繇宛赴

汴跂足可得望二室乃以日壬戌入登封界步騎上  
下山坂繇鳥道中出江北多土山童峙有河瀆而無  
澗溪獨此石棧宛轉草木離披縈溪水其下恍惚如  
行天姥嶺亦嵩山首途一勝也未至登封二十里遙  
望疊巘如蹲虎豹意奇之問牧者云此名御砦即少  
室是夜入縣宿風雨驟翻盆下暝不見山質明稍霽  
起出戶視之則嵩山兀立縣城之北而少室從西峙  
二室皆白雲衣其半余乃策騎北門時細雨猶拂人  
面先繇崇福宮稍東爲啓母石石正方三十尺而厚

稱之余笑爲塗山氏即示化當不至膨脝如是宮後  
奕棋檇蒲二亭俱廢止存泛觴遺石轉而西二里入  
嵩陽宮外立唐鉅碑碑後植漢封三栢其最大者南  
枝一節瘡甚從者指此木癭也空其中余遂割癭注  
酒滿引之畢入拜二程夫子像復西五里法王寺寺  
前石池丈許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  
地涌也土人往往移去即斃惜不及其開時見之日  
午寺僧以笙簫度法曲飯畢出山門復西二里會善  
寺乃嶽神受戒於珪禪師處右爲戒壇今亦廢惟餘

四天王石柱門外樹李學士溥光茶榜筆陳如列戟  
復西二十里少林寺寺桓楹礎日龍象如山長夏無  
暑碑刻種種蘇子瞻趙孟頫輩其尤者殿前檜栢入  
霄漢問秦封槐則風摧二十年矣今寺東一槐亦可  
數百年黠僧往往謬指以誇遊人無辨者寺八百餘  
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賜曇宗官僧各習武藝俱絕  
寺為跋陀所創後四十年而達磨來自西竺跋陀翻  
經處天降甘露西有甘露臺是夜宿方丈聽律師大  
千為衆僧說法推極禪宗疊疊至愉快也明日詣初

祖菴行里許入謁祖白皙脩眉鳳目僧言此太子東  
渡像也後居東土嘗六毒面雖稍赤然非今所傳巨  
眼胡僧云菴前三花樹蓋凌霄藤附檜而生者花正  
開淡紅可愛自達磨未至時有之左一栢高與花樹  
並云盧能鉢盂中帶至也余爲書六祖手植栢字菴  
後一小亭爲達磨面壁影石頑高可三尺隱隱一僧  
坐石中比丘無言指石曰公知祖之苦心乎晉魏末  
世人脩齋誦經佛正法眼藏失故祖不立文字以九  
年寂坐見性遺影而示之教所謂金石可貫也余曰

唯唯第此跡還當掃却楞伽四卷何必非文彼其三  
周渡海暫以指迷不則頑寂枯僧墮落外道又此胡  
引之也爲書偈曰活人做死事難向一切說打破這  
片石方許見如來無言首肯久之相携登五乳峰蓋  
山形爲飛鳳又若五乳然者時白雲復靉靆起山腰  
咫尺不見人纍隨六里許雲過處則以袖藏之至洞  
揮袖片雲從掌畔飛出也洞在右乳入洞則寒冽栗  
起不可禁傍陷一隙無底僧云洞初爲火龍居祖至  
從此中去也下山轉而南十里上二祖菴菴前巖壁



繡綴井四爲二祖卓錫而成者泉相去丈許味各異  
南上一里爲祖煉魔臺登臺則見伊洛二河環遶其  
下河外卽山橫亘山外復爲黃河一線西來河北又  
見中條諸山逶迤不絕二百里內皆一目盡之卓哉  
觀也此去少室絕頂不遠欲遂登之以時大雨後山  
澗流水急没人脛且山陡無別道故不果也下山再  
宿次日轉而東數十里至嶽廟廟亞少林壁畫申甫  
二像大樹林立從黃蓋峰下仰視東峰凹處是稱嵩  
門乃由黃蓋峰上挹盧巖瀑布不啻龍湫此去嶽頂

不數里亦以雨不果行而嵩嶽之遊止是矣山亘數  
百里大都皆巖石蒼翠相間峭壁環崖而立如芙蓉  
城列抱於上太室其大者少室鉢盂子晉諸峰皆然  
而三十六峰則蓂蓂如吐蕊遠望之共成一山也其  
寺皆隋唐以前建而法王一刹則漢永平佛法初入  
時在達磨四百年之先其碑刻穹窿數十百道多古  
今名賢手筆而唐碑皆刻佛像無數於上亦與今製  
異其樹多檜栢即秦五品漢三將軍外古木蘸天亦  
多與寺俱起經千百年此宜他寺所不得伯仲也然

余獨怪宇內名山亡論岷峨王屋即余家八千丈下  
猶窮日乃陟其巔二室頂不三十里而遙而以為神  
州首嶽至詩稱峻極于天豈此山嶷嶷峯崿突出於  
平原大陸內以自軒翥特標所勝為奇耶抑戴日至  
下為天中鍾顥蒼最清淑之氣以總領諸嶽而然乎  
或謂山高為崧詩稱嶽之崧高非崧嶽之高也蓋堯  
時止有四嶽余聞於楊用修之言云

嵩少遊記

周夢暘

河南提學副使

余生平有山水癖一移中州經年走平陸往聞天中

山在汝陽索視無有祇虛得名耳南陽亦稱隆中山然董董據高地竊吾郡之似而實則非也庚寅冬十月始有汝洛之往於是西取中年鄭州道不至鄭三十里榜列子故居於道傍亟喜立視無所見是周雅所稱圃草圃田處也以鄭圃當之誤矣由鄭州入密多行夾道中若澗底忽出平壤則西山一抹隱隱眉睫間將至密三四里有松數十仞一株出地而三岐自七尺許品分之膚白如雪柔澤如凝脂指搯之液輒津津出香氣可挹相傳黃帝時有三女俱得道一

夕逝合葬其下明年松生焉即未必實然然亦奇矣  
出密縣而西上下岡阜嵩山青翠英英來逼人而迤  
南一孤峰巋然獨秀問其名曰御寨也余視御寨若  
嵩山首耳旣至嵩乃知遠數十里爲少室派不相蒙  
矣羽士以樂來迎至別室改服謁中嶽廟祀之廟當  
黃蓋峰東麓即漢武登禮時見有黃雲起如蓋故以  
名登封弟子員肅然在列余訝其遠來觸吾禁而有  
司者以觀禮告遂不復問禮成謝去諸生徒徧視碑  
碣唐僅二宋金元獨多東下稍偏爲神庫守以四鐵

人像亦奇醜然不免雜夷意蓋金元人所鑄也神安得有私藏即有之亦何煩此四介士爲之一笑又出二戟門爲天中閣其制閼敞鉅麗眺覽無際閣下一偃松根迸起出地外榦去地不盈尺藉別木支撐之而枝葉蒼茂與植者無以異其爲漢唐間物不問可知矣東南望有周公觀星測景臺許由棄瓢巖以多澗谷不欲往會日莫止登封宿平旦北出城詣嵩陽宮宮當嵩山之陽翠屏如帶唐玄宗煉藥於此有李林甫穹碑頌之字爲八分書頗足觀而世以其人故

不甚傳碑之傍三鉅栢漢武帝所封三將軍也大者在中央七人圍次居南圍六人又次居北圍亦可四人紋理紐拗絕不類近代樹因念帝以求葡萄善馬不難貳師將軍封廣利何如此栢為不朽哉宮名數更易旋亦廢嘉靖初有知縣侯泰者飭為嵩陽書院肖二程像於其中不識何以竟泯滅今祇頽垣耳其東有啓母石方廣數丈謂為啓母所化啓從此中出也殊怪誕不足信事在淮南子孫尚書原貞著為文辨之循嵩陽西走少林道道傍浮屠以十數制特偉

迫而視之有稱特進光祿大夫大司徒者歎元人重  
僧至若此乃知山之岫會善寺在焉披萊折而入其  
中唐碑一宋元遺跡獨多泉自山巔來灌寺中至山  
門匯爲池絕不欲出門外即雨甚亦不溢也是殆不  
可解寺刻元人布袋和尚像並有贊俱雅馴惜其石  
斷而爲三余命山僧砌合之又西爲戒壇寺寺已廢  
其基址不甚闊而石人石礎石梁石級皆曲盡工巧  
與余所見大內中遼后梳粧臺基無以異門房不能  
蔽風雨下貯元學士李溥光茶榜文甚麗字畫亦古



健有晉人風讀罷而去下峻坂走夾澗十餘里蒼翠  
龍從應接不得暇顧見碧琉璃色象殊異高與山齊  
從者曰此毘盧閣也少林近矣縱轡而前林益密林  
之中忽出簫鼓則寺僧業已導余行入禪林列栢如  
戟東偏僧舍間蔽陰數畝無異盛夏者秦時槐也葉  
不能凋然獨後於諸樹氣王故耳登大雄殿禮佛  
佛像莊嚴其殿亦壯固堅質佛前供鑪文古而細必  
宋以前器本朝無此殿後爲堂殿方丈者四每登輒  
高數十尺最後爲道間所見毘盧閣慈聖宣文皇太

后建以貯藏經鑿山為基其制閑曠無與比董其事者一中貴人出而肅余禮甚備欲請從余遊許之於是周覽碑刻林林四出目不及瞬余命主僧指唐宋碑示我其所知僅則天詩與唐宋二三文賦耳余自偶辨五七通為唐刻主僧不能知也西出走五乳峰下求初祖菴曲澗盤旋步武多石磴而樹根參差出若虬龍然蓋三里許始至菴菴凡三重最後塑達磨像其前一立石可二尺則面壁時所映影也菴前五栢樹其一六祖所手植端偉暢茂截然參天其三蒼

藤緣之度春夏間盛長必有異山人謂爲少室三  
花者非是蓋不得其說而爲之辭耳下菴至甘露臺  
樹亦異遙望鉢盂峰頭二祖菴如在天際矣余問道  
所從上中貴人色怖不能往謝別去余獨欣然往登  
之崖磴絕險過一峭壁下勢如削成僧謂此子晉峰  
也而前僧樂忽作若子晉吹笙逐我者爲之解頤是  
時峰頭多墜葉高下不可辨捫蘿拾級而上久之始  
至菴負陽抱陰臺上下有井四比比相向汲之爲啜  
數口蓋少室苦無水盡爲跋陀叱而西而是峰有之

良足異已上菴門樓望煉魔臺道不甚隔遠然峭峻不可近僧謂遊人鮮至二祖菴及至煉魔臺者益少余笑而去須臾陟其上諸峰盡低太室當前亦似不敵也振衣四顧見西北平行雲樹蓊翳有白如練者若滅若沒僧謂此黃河之流其西兩細線伊與洛耳往午霽時見之甚分明不似此余甚歎不得際此霽而又幸不爲僧所愚觀亦奇矣旣下菴日已薄崦嵫却望茲峰上廣下銳乃其中又特汙世以鉢盂名之者近似還少林返照在壁楓樹遠近相映帶目光欲

眩因憶沈佺期紺園澄夕霽之句有味也中貴人邀  
飮余余不能拒與談禪頗亦能解膚間語漏下而別  
不欲遂就寢坐待月挂殿角間乃入寐遲明啓行僧  
以余獨未觀轉輪藏也復止往觀之伏數人於下藏  
爲一迴余指問僧此將法華轉抑將轉法華僧不能  
答是法華轉耳不告而去就肩輿復過御寨望所謂  
天門則一壁如削飛鳥不度是宜古今人不能至矣  
然時時回首顧不能釋也周子曰余旣遊嵩山少林  
寺已愜夙願而尤以盧巖未至爲憾盧巖者唐隱士

盧鴻潛修處也景絕勝在登封東自密來道甚近至  
少林始訪求遠矣豈天不欲窮吾觀留待異日耶

嵩遊第一

袁宏道

吏部郎中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南折入山坳則少林寺也少室  
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  
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  
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  
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  
意不復爲此寂寂歎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

曰古曰完曰欵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窻雲窅飛布崖  
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欵識也堂頭僧曰  
道人欲置茲山于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  
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  
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  
臺有古樹根如敬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  
祖影石石白地墨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澗中自有  
此石能為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  
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

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  
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  
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煙中已歸  
院遍歷軒除庖湍休于丈室顧禪道人語曰是中有  
余衣履跡焉雲樹煙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  
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  
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  
迫眎不可見遠乃得之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  
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



表而已山四帀皆壁群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旣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干霄土人曰九頂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崕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敝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

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巖廬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根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丫處出初猶粘壁霧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嶮遊人各踞一石望瀑

而飲回風忽射稀點灑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  
去朱非二曰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麗  
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  
偉見于黃巖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  
綃曳此為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  
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  
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  
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為霞或為紺或為  
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

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  
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龕石版適妍不  
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泠然及門而沒  
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顏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  
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  
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毘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  
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

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適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歎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為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

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沈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叔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大者七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榦不甚脩者土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仞栢之地視堦不當高于基三尺也栢之得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脩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書崇寧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

土具畱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  
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  
思觀道子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  
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  
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  
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  
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  
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  
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

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  
其一與梅聖俞俱即跋中所云登峰頂觀龍潭石記  
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  
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  
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  
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煙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  
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栢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



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  
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  
荒寂甚即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為啓母石  
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  
啓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叙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為證則謂真有其  
事矣石之前疊石為門其半已頽右方有字皆大篆  
風雨蝕且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  
戶曹史某及辛癸之間數字尚可識

#### 嵩遊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卧二語勝畫非久歷煙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我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癯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峰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峰巔下視諸峰危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窻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者百許人無一導引者可恨也山顛一頽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

峰疑即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  
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  
矣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峰左右皆絕壁大熊  
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  
遠寔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  
久山中樹大于腕者動遭翦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  
護之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  
故瓦礫者數錢一時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  
片皆琉璃龍其首唯碣不可得欲過別峰而暝色已

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構小室遊者宿其上  
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  
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  
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  
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  
矣是尚未觀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  
從者曰從野豬坡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嶮  
乃杖策行崎崖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  
至門百步許見城外有白煙突起以爲爆煙也頃之

忽化爲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纖塵不起翻以爲樂過箕山望許由塚雲片鱗鱗如欲圻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

錯立波中布置猥巧四市之山宜高則爲峰爲巘爲  
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朴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  
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  
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籌走兕近可手攬遠可  
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峰以拒水水漱其根如甕如  
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遠石皆淡潭  
幽冷如黛渟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  
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  
浩瀚逸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

者眩于敬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于岸之南人穿洞  
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  
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  
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潁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  
里而遙

醉雨亭記

傅梅

登封邑于嵩高之下山水美秀予朝暮從衙齋左右  
顧盱萬壑千崖若在几席意甚悅之未嘗一醉也歲  
時褰帷往來山中遇白石清泉境與心會徘徊忘返

亦未嘗一醉也或與嘉賓韻士追陪巖岫林莽之間  
觥籌交錯亦未嘗一醉也蓋三年于茲矣憶予自萬  
曆丁未冬始受事踰臘無雪明年歲在戊大旱明年  
歲在己又大旱境內半菽不登予舍郊露禱日以身  
代牲天弗悔禍倉皇請蠲請賑斟酌十三荒政布之  
民間挽其流徙乃又日奉司農功令督課繭絲如束  
溼薪蘊瘁崇勞精血銷亡且盡雖有酒如池安能醉  
乎入庚戌至四月下弦又不雨上下洶洶時予奉檄  
往宜陽均賦諸父老送之郊與之訣曰令不德致召



天罰救荒無奇策吾兩載兩試之幸而少效今公私  
既竭吾策窮矣過端陽不雨自投劾去耳不忍復見  
若輩流離也言已揮泣而別特置驛道上居宜陽六  
日爲五月朔正日斷魂搖之際邑中雨報至矣未踰  
旬四封雨報絡繹矣既望事竣迂道龍門渡伊水自  
呂店入境宿潁陽晨遵少室而歸過城門不入趨祭  
嶽廟禮成循太室省稼馬諸父老迎之郊欣欣相勞  
慰非復別時景象也予連日輿中所見夫芸婦饁如  
雲興川湧不覺樂甚稍息樹下顧問左右有酒乎頃

之有以壺觴獻者官民絮譚皆壘畝樹菽之事歡飲  
至暮遂隤然醉矣噫予三載攢眉送日僅此一醉耳  
儻失今天不雨饑饉相仍民何恃而不亡民亡予安  
得獨存將顛越之不暇奚暇取醉然則今日醉予者  
非山非水亦非酒也雨也是年果稱大有西成旣畢  
衆即其地建一亭以志不忘予命之名並爲之記時  
萬曆庚戌十月望也

嵩陽畱書記

傅梅

傅生夙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釋書初來登封時以

十簾自隨一切裘葛枕茵之屬及他器具不能滿二簾其八簾皆書也十三經二十一史與周秦以來諸子集雜文粗具受事半載之後焚政稍解頗足三餘時就齋中繙閱尚友千古殊甚愉快頓忘組綬之嬰我躬也庚戌夏六月予以公事趨府畱二童子守舍忽淫雨三晝夜不休齋圯書罹于水二童子不能救又再日予始歸急從泥淖中檢尋已糜爛什二矣鱗次曝日中欲就斷缺處有所補拾遍問境內求他本無論不得即不能舉其名而其庠中所藏自經學數

種外間與諸弟子員談及尋常子史百家皆相顧駭  
歎以爲異聞夫嵩山洛水自古圖書之國也嶽秀所  
鍾豈無穎異之士足負荷斯文者徒以荒僻孤陋白  
首面牆噫此豈諸生之罪哉其亦不幸焉而已竊惟  
天下之物有聚必有散以散爲聚其聚乃長如古人  
舍宅爲寺雖非正道然後世因其寺而存其宅並知  
其人其他連雲甲第湮沒于草莽而不可辨識者不  
可勝數也予積書踰二十年選隨宦邸弗忍暫離自  
謂終身爲我有矣乃不與水期而水壞之其自今而

後可以壞吾書而出吾意料所不及者寧獨水哉先  
儒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矧予至五十  
僅四載尚未有懸弧之望自覺年來善病目力日短  
其不能長作蠹魚萬卷中亦已明矣與其積書遺所  
不可知之人散諸不可意料之地孰若即以嘉惠登  
封之後學尚可望不朽哉況諸生師事予且四載恩  
義兼盡予從政此邦幸不得罪于清流異日有豪傑  
之士以吾書爲梯航博極載籍直窺作者將愛視吾  
書比于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庶幾人與書兩相引

重彬彬然足稱一方之文獻自此始矣於是詮次完  
整無缺者得三千卷有奇譜列其目錄印識其首尾  
畱之黌宮置大饋二庖而鑰之敬告後之宦茲土者  
若邑之搢紳先生博士弟子欲有所考誦者或就而  
繙或請而閱畢則仍還其所無損無失焉儻有嗣予  
志者次第增加歲計世計得比于宛委西室之藏予  
若旦暮遇之矣

存古書院記

傅梅

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此雖小道可以喻

大也予初至登封時群盜阻山爲暴四民苦之兩月  
稱兵用間次第就擒悉伏法歲杪會計逋賦八千有  
奇強半飽胥隸之橐矣乃用重典數判城旦鬼薪之  
案正供始完此二事譬人有病痞塞者不得不下峻  
劑病已而元氣傷矣入春歷秋三時不雨救荒旣無  
奇策而民饑無聊率以米鹽細故相爭相關甚有相  
戕者譬人大病甫已虛火蔓延清之不得補之不得  
而元氣又傷矣予於是時戴星出入日從巖薮間梳  
流徙而撫摩之化誨之權度在心斟酌在手荏苒再

踰歲夜戶不閉訟庭生草焉譬病者刀圭有效元氣  
亦漸復矣斯時也攻治可緩然而明醫必且令其節  
宣調適和其榮衛暢其精神以庶幾却疾而益算此  
所謂本也蓋自去秋淫雨城復於隍公私廬舍盡圯  
乃括羨緡乃鳩力役築城浚池之後即從事於學宮  
不日成之是爲完舊又斥其餘材擇學東曠地建書  
院一區爲堂者一爲廂者二爲旁舍者四限以重門  
繚以周垣亦不日成之是爲創始諸生由學宮至書  
院僅僅數武敬業樂群考德問藝恒於斯焉夫士者



民之倡也庠序之教興而後閭閻之俗化上有禮樂  
斯下有弦歌竊意將來爲累扞罔者或寡矣予嘗往  
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荆棘中見有古人尺碣片  
石磨洗辨認但文字可識者則移置此中箴於堂壁  
若鱗次然公餘過之左右顧瞻輒移時不能去間嘗  
謂諸生朝誦夕讀所期者科第耳所慕者圭組耳人  
世浮榮終當有盡想嵩山盛時萬乘至止百辟景從  
殿閣連雲丹青奪目儀章物采震耀於崇山峻嶺之  
間曾幾何時塵飛景滅不可問矣獨此殘文斷語爲

樵牧牛羊摧毀所未盡者一鑿嘗鼎一斑窺豹千百  
載情事宛然在目古謂立言爲一不朽三寸管可忽  
乎哉然此特其古之細者耳其大者墳典丘索六籍  
百氏三千三百之屬皆古也諸生生長山中不見異  
物習於今而安於今無論其他即冠婚喪祭之儀進  
退周旋之度爲日用所常行者亦有一二能存古人  
之遺意以爲百姓倡者乎亦有一二雖行世俗而反  
之此心有未安者乎蓋古之亡也久矣諸生誦讀之  
暇優游哦嘯之頃登斯堂也玩斯壁也隨其所感或

欣然以喜或黯然而悲因其細而思其大因其所僅  
存者而思其所久亡者油油然興好古之懷津津然  
行復古之事比閭族黨則而象之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請始終以醫喻此則予前所云節宣調適和  
其榮衛暢其精神時矣作存古書院記

序

贈潤上人住持少林寺序

李維楨

陝西右布政使

余自通籍以來抗塵容而走俗狀者六年矣意稍稍  
倦游若禽鹿苦羈紲必長林豐草然後爲快也而釋

氏者流性獨愛蓮華以謂是出汗泥而不滓故其宮  
室啓處食飲衣服非一無藉於世之人而微纒有所  
不能糾垢氛有所不能染無論上乘即其下者亦得  
以宴然各適其志而無患私心蓋竊好之有浮屠法  
空者與余游余楚人法空亦楚人也聽其析義持論  
未嘗不蹙然大喜如空谷之聞足音已復怱然汗下  
浹踵媿無能舍所學而從彼而日以其身行乎憂患  
之途莫之返也久之法空爲余言其同學幻休常潤  
者知見精確道行清苦今且拜少林寺住持行矣而

徵文於余以爲贈余聞佛之道一也漢魏而下三藏諸師教人以防過絕非由身達心以入於道謂之曰律其功在約身而先立戒齊梁而下天台諸宗教人以由經發解由解趨行以入於道謂之曰講其功在約心而先立慧達磨而下教人以不立文字直下見性以入於道謂之曰禪其功在約性而先立定三者殊塗同歸大都以禪爲至而少林者達磨之所從入禪也遺蹟真詮往往而在今處其地踐其事其所爲設教者將何塗之從乎少林爲域內巨刹繼衲之倫

聚處者以千數皆俛首聽命於住持而賓客之還往  
錢穀之出納公私旁午亦無異乎宦遊者之鹿鹿也  
幻休故傳小山心印果能視喧寂華素平等一相無  
親疎彼此乎其或六塵宰於外四蘊結於中與夫富  
貴利達之徒異名而同嗜乎脫有之其不為珠林寶  
地之羞者鮮矣余未登彼岸而與幻休素不相習幻  
休家在南昌進賢南昌有二太史張明成鄧汝德者  
深於幻休之學者也余與明成約旦晚謝病歸將為  
太和南嶽之游暇則登嵩山謁少林以求真際所詣

幻休儻有得異日幸以語我

傳元鼎嵩吟序

趙南星 吏部郎中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爲才去古旣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傳元鼎之才也元鼎自少而能爲文章峭潔秀艷一時摘

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  
無年又時方興利鑿金權稅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  
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就擒逋賊樂輸几無留犢  
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櫛沐無論操管爲文至是  
睹衆庶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  
巔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吊適軸之隱逸訪  
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  
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  
圖厥象或傳厥真興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



可以滌塵襟遯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  
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卧遊蓋自元鼎爲  
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滋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  
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爲山靈之降福也而歌  
舞報賽之即山靈且藉元鼎以克寧矣而又以暇日  
抽思拔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  
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訢訢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  
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  
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莅任朞月而德音亨於神

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  
即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也能晦之才勝於能  
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  
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進於古之所謂才矣余於元  
鼎有深望焉

傳元鼎嵩吟序

馮時可

古字才從木木生枝幹自小而大爲室爲器天下取  
用焉故能用天下則稱才孔子稱才難指元愷五臣  
十亂而顏氏傳聖道亦曰旣竭吾才聖賢所謂才以

此三代以上言才不以文三代而下始以能文稱才子文者才之一枝也氣漓世降人各有心上不知才下多媚才獸文章見于簡冊神氣骨澤耳目不能掩齒頰不能干故以此當才即以此取士然其所取制義又文之末枝也夫其求才也不以全才而取才之一枝於文及其衡文也又不以古文而取文之末枝於義惡乎得士故當世所謂才或以吏薄文或以文飾吏以吏薄文闕捷逞鋒伺色承顏取辦爲能而已以文飾吏摛詞繪句竊賸拾餒取媚爲悅而已惡乎

才者心之靈也心之靈與天地爲昭而不能以天  
地任故文不能宗經本聖政不能毗主奠邦其所稱  
才亦陋矣哉吾讀嵩吟知傳元鼎才也元鼎宰登封  
值無年民騷幾變竭力撫摩居未幾荏苒無聚繭絲  
無逋野無殍邑無俠披鶉茹藿齋廷肅然神明廉潔  
之譽猷邁兩河政暇則從賓客遊嵩潁間隱淪之踪  
仙釋之迹才彥之章殘碑斷碣沒草蝕蘚手自磨搨  
興會所至一一詩之大篇舂容小言峻潔漢魏盛唐  
不做自詣豈非兼才哉所爲嵩吟余讀之未嘗不擊

節也在山言山輒以高喻嵩壓天地中當陰陽會鍾  
靈畜秀吐雲噓霧以霖雨四野育發萬彙產人傑而  
壯形勢其才也若其巒驤峰踴泉飛澗語獻妍呈媚  
使人悅耳目而適神情則其才之餘而已元鼎茹沆  
瀣之清氣涵空洞之靈樞疑然廓然與茲山之致相  
抗而不相下倅焉而感勃焉而興神工意匠機動天  
流金科錦囊孰爲渙浥孰爲崢嶸故曰心惟有一才  
寧有兩能以天地任則能以天地察若元鼎真用天  
下之才也彼以文飾吏以吏薄文沾沾習氣而庸庸

口吻則培塿耳薈蔚耳不足觀又何足用

贈無言道公慈惠道場徹座還山序

丘禾實

翰林檢討

西方之學初未嘗有宗教之分也自曹溪妙契掃却一切語言文字而宗始分宗非利根不契非密證不顯非時節因緣不至單傳直指兩人莫逆譬之紀昌飛衛相遇而射於道勢無並勝卒之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故宗者徹則俱徹鋒相觸而不覺迷則總迷矢集身而不知夫宗何易言之也未法以來宗

門漸寂即有所傳又皆即言語文字而衍之夫衍之  
紙上與了之胸中何翅千里舉前人口中珠似人在  
在皆寶然覓之非吾家物如童子麀飾塗羹非不快  
意不可言飽夫宗何易言之也少林為震旦初明之  
地宗風之盛千載一日嗣其傳者於今為無言禪師  
師之言曰言者疑之府也無者執之根也然與疑人  
無寧執我以此字曰無言夫師欲無言寧不謂利根  
不值棒喝無施乎正為棒喝無施庶幾藉大善知識  
金口而木舌故師之所不能言者師無以言為若人

所爲即師言者師不得辭言也余素聞師名無繇一  
至少林叩之頃以慈悲壇陳中貴昇之迎杖錫來京  
闡宗風於慈悲禪林凡六閱月嗟乎此師所爲不得  
辭言者乎予觀林公慧遠之流造詣深至不可涯涘  
然機鋒所觸有不能忘師非其人乎師闡義不遺餘  
力然所契合常在不言之際如巧斲輪不在規矩如  
善命中不在殼率顧學者機緣未至率以耳食或者  
矢集身而不知耳余始憶師必豪舉者旣而見之恂  
恂如也由此以觀師雖不能辭言亦何嘗有言乎但



自了了寧忌紙上前人口中珠安在非大衆家常茶  
鉢學者第驗往歸時實耶虛耶當知師之不以塵鉢  
塗羹遇世也先是陳中貴旣赴少林迎師上忽有所  
震怒逮者十人中貴與焉已而聞中貴行寔以師乃  
嘉歎併九人宥之嗟夫中貴之願力方虔而師之慈  
航已度及十人矣何論法雲廣覆一月普現言下省  
悟者寧有量哉法願旣畢師覓故錫還山至尊前後  
錫予漠然不與獨中貴等欲以余言爲贈余告之曰  
爾師隨緣度世執心頓化然言與言不言與不言其

意安在爾不能往受捧喝而欲以余言爲師贅寵乎  
師聞之一笑

嵩吟自序

傅梅

蓋丁未之春予久不得志于有司慨然慕陶淵明求  
弦歌以資三徑謁選探策得濟北之商河會有所引  
避不赴是年秋遂調登封至冬而受事登封雖彈丸  
其地甚古爲中州山川之最名蹟勝槩志不勝書第  
令缺久庶政廢弛六曹文案山積民間逋負近萬悍  
然負固不受徵發暴客四起數越人父兄其子弟不

敢赴里保亦不以聞今巡使者飛檄致詰尉史坐法  
歷時而不能靖予至朝夕若飲冰焉綿力薄材戴星  
出入形神交困何暇登覽僅于堂皇上催科聽斷時  
左右顧而見山之色或于輿馬上奔走迎送時往來  
馳而聞水之聲如是而已實與山水了不相涉也幸  
上官見知假以便宜從事得展布其四體竭智宣力  
微有成勞兩月而羣寇獲三月而積負輸簿書亦次  
第楚楚民多服于化誨自春徂夏訟庭頗閒然後得  
稍稍涉獵四境從諸父老指點討問歸而印正圖籍

穆然有概于中也按嵩高在禹貢爲外方詩所詠峻極于天者嵩之下爲古陽城其南爲箕山箕之陰爲潁水其北則爲今縣治背嵩面箕巍然獨峙者爲周公測景臺禹益之避位甫申之降生許由盧鴻輩之所棲託浮丘達磨輩之所修持咸于是焉在是天地陰陽之會也帝王揖讓之藪也豪傑孕毓之區也高賢隱遁之林也仙釋靈異之府也其他如叔季封禪之盛壇祠禋祀之廣金石紀載之繁游觀題詠之富豈惟中州罕儷即宇內諸邑恐亦無多方駕者矣予

向者草草委質旣組而悔數求返初服不許今始爽  
然自失也無論歲時獨薦祝帛儼然稱中嶽主得比  
于古之諸侯爲足引重即星言夙駕說于箕賴之田  
勞勸耕芸弔古問俗政足愉快耳暇則過從諸琳宮  
梵宇衲子羽流輩掃徑候門焚香奉茗者以十百計  
清言妙理往復相聞時或盤桓秦槐漢柏間古色襲  
人頓興遺世之想又何必沾沾田園如五柳孤松生  
長門徑始爲已有耶惟是叢爾山城當汴洛河汝之  
會搢紳軒車多枉道登臨者地主日飭其厨傳候諸

境上不勝悉索敝賦之難然時得從賢豪長者游一觴一詠暢叙于崇山茂林之下新知傾蓋故舊班荆亦非若他孔道吏望塵伏謁負弩矢前驅令人短氣也第賓客攬勝探奇每一一按圖訊之令令亦一一隨問而答之矢口旣易過耳轉空即唇敝舌焦祇令人應接不暇耳俛仰之間得無動王右軍陳迹之感乎于是乘吏事餘暇徧歷二室諸峰各識二十字又選山川與古蹟最著者標題臚列各譜其大槩系以聲歌彙而成帙命曰嵩吟君子之至于斯也敬以一

編眎之客省于詢主節于對汗漫者約其履品題者  
軌其思佩之囊足供勝具懸之室可當臥游久別或  
免于遺忘重來若睹其故物君子謂是編也即備一  
方之掌故可矣噫名山增品名士增靈地能重人人  
亦能重地至于人地交相重斯爲兩無負也不然陶  
靖節求彭澤不過爲近柴桑百里有公田多種黍作  
酒耳在官僅八十日其治狀不少概見千載而下何  
爲遂舉其縣畀之稱曰彭澤先生乎乃若群賢修禊  
又止一日之雅當時賦詩中有不成一語者至今貌

之圖畫傳爲美談而蘭亭之名幾與天壤共敝噫此其故可思矣

碑銘

嵩山少林寺禪師道公碑銘

董其昌

湖廣提學副使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爲三業佛以覺故在身爲律在口爲經在意爲禪禪之於佛焉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其西竺之靈山乎故海內之名藍淨刹曰律寺曰講寺曰



禪寺而少林得稱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師曰法師  
曰禪師而少林得稱宗師雖世諦流布乎亦非諸方  
所敢望矣其祖達磨而宗曹洞何也蓋自藥山雲巖  
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价寂二公立爲五位君臣  
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出楔之楔所以提綱  
宗揀魔異者視諸家爲獨密故五宗皆法王也而周  
過其曆時惟曹洞少林之於曹洞亦猶魯之秉周禮  
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雪竇圓悟天童投  
子之評唱又何也契經不云乎麤言及細語皆歸第

一義良以情封則捧喝皆接響見瞥則回互無停機  
上士以之契同下士以之憤排故頌古非洞宗也而  
洞宗寄也吁初祖懸絲之記亦可念也已自唐以來  
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代為幻休休公得法子  
以百數道公為最休公沒諸龍象衆欲以事休公者  
事之公固讓不敢應浮沈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  
淡宗徒雨散於是登封令請於宗伯循故事署公住  
持少林時則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自領衆以  
來十有七載戒行冰潔機辨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

室小參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屢照而不疲  
洪鐘待叩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  
動京闕於是有貝葉之藏五銖之衣精鏤出於尚方  
緹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固以續諸祖之  
慧命亦以廣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  
崇六度諸所檀施斥脩漏因其居也有幻出之寶坊  
其遊也有隨身之香積頃者飛錫山海瞠目雲霄欲  
得人而傳衣乃處陰而息影曰吾將面壁老矣少林  
之開堂者必有記師之上足通慧等屬不佞昌記之

憶師昔爲休公謁文故宮保陸文定公時惟不佞昌  
與徵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交徵栢亭之義廿年心  
許今始酬因爾師名正道字無言洪都新建胡氏子  
父永泰母楊氏初祝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十從  
知休禪師受禪邨大旨居南嶽淨鉢厓不甚契乃謁  
遜菴於樹屏聽法於東巖大方受戒於無盡徧參諸  
方至少林而得法於幻公幻公陞座問如何是洞上  
家風幻公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又問曰和尚  
還別有麼曰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即呈偈曰

雲攢峰頂月鎖幽巖木人拊掌石女舒顏休公印可  
贊之以偈蓋許爲人天師云系之銘曰嵩高少室天  
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蔥蔥破顏末會面壁真風祖  
佛非殊惟變乃通其般若無知靈光不昧如清凉池  
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奇哉衆生具如來慧  
其二五家宗旨如世畫師虛空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  
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刳不落今時其爰有道公僧中  
之傑傳涅槃心吐廣長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嶸一代  
時教永存珉碣

雜文

嵩吟題詞

高出

南京戶部郎中

盧氏與登封雖俱隸周南然東西相望者蓋五百里  
云往令即五六年有足不涉其地若風馬牛然而余  
二年內凡以職事再遊嵩則余實好嵩兼甚好元鼎  
先生也余之再遊也入其境見土闢而民謳歌則知  
元鼎忠以仁矣接其邑見市不飾而士和悅則知元  
鼎敏以有孚矣造其庭見政平而理百姓附豫則知  
元鼎寬以栗簡以信決矣元鼎察盜如神三月而無

盜聽訟如神三月而無訟元鼎未嘗事鉤鉅而方百里之內其細民孺婦之起居罔不悉也其遠井墟里之疾痛罔不聞也其米鹽錢穀之委措罔不平也余親見元鼎晨起聽堂皇耳目手口之用交作而不爽猶與客宴談衍衍精神映帶旁掩數人不崇朝而一日之事治則左右顧二室誇客吟嘯而已元鼎天下才也此即之于天下豈不如指諸掌哉每循覽古今文章之士其識議多好為矜誕而于事多迂疎不任舍曰不能也而妄矯之不屑遂令世人相詬病以為

無益殿最竊嘗憤之當吾世而得一元鼎先生也直  
爲千古文士生色出也請執鞭焉元鼎爲嵩嶽主人  
又實好嵩爰以稽古證今之力發探奇攬勝之踪一  
一吟詠而表章之命曰嵩吟夫嵩去洛百里自周漢  
都洛以來嵩若几席之山矣而記載可考者尚寥寥  
于今誰謂古多有心人元鼎是役也于山靈實千載  
知己出雖好嵩然主客之間則有分矣嵩吟近體類  
王摩詰古體類鮑明遠此自元鼎能事海內所咸聞  
知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則



元鼎之治行殊尤卓絕蓋有本者如是世人勿謂余  
阿所好不則淺之乎窺元鼎哉

巢父頌

黃省曾

蘇州舉人

巢父鳥棲弗營棟宇由進塵言嚴揮不與乃臨其清  
乃洗其耳箕穎高風千齡無已

許由頌

黃省曾

武仲潔修毫邪不處黃屋將歸紫芳高舉穎汲箕田  
羞顏污鄙俎豆公神綿綿無已

達磨頌

馮時可

西方何來東土何往折蘆無著影壁有像而虛虛身  
而實實相小果不希漏因不獎廓然無聖寧有伎倆  
心境圓通神變惚恍以上乘機解下褪網誰折誰影  
而不能想

又

來自天竺去向蔥嶺何去何來是形是影不來不去  
無動無靜面壁行脚即心生境面誰脚誰即心除境  
三行理超六宗法屏大乘氣象茫茫孰省

洗耳泉贊

陸貴

巢居甘寂松風悅聽禪授忽聞汚耳為病濯以潔泉  
言還於淨更世千百欽惟爾聖

達磨贊

陸樹聲

禮部尚書

竺土東來有何本據默望隈巖明中顯異撥草瞻風  
當機不契潦倒西歸失却隻履饒他不涉程途惹起  
風波滿地

少林寺戒壇銘跋

王世貞

南京刑部  
尚書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為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  
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

書故猶有瘦勁意

唐文皇告少林寺書跋

王世貞

文皇圍洛城時以少林寺僧建功遣使致書存問且  
爲護持之書法不甚工而亦不俗當是幕僚筆內世  
民二字行草是親押耳首有開元神武皇帝書後人  
所妄加也今少林寺僧猶以白牋高天下豈佛教所  
謂護法者其時已爾耶

題武后書昇仙太子碑帖後

王世貞

武氏北晨淫革唐鼎觀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  
嘻何其甚也文似出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輒媚無鐵  
椎椎悍馬時意氣且旣爲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  
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爲之一笑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跋 王世貞

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  
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恣態者其人材雖足稱  
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裴淮少林寺碑跋

王世貞

裴懿公淮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跋

王世貞

聖德感應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

移煉綏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  
時女蠱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  
天下之緣督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  
交與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  
其又七載林甫歿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  
托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為徐浩古  
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嵩嶽廟碑銘跋

王世貞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薊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母乃通微院體之遺耶

雪菴茶榜跋

王世貞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味書法風骨頗適勁略與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胸中無卍字骨今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爾胡俗無足怪也

書雷轟道安禪師碑事

傅梅



戒壇院西南荒壟中有開元十五年碑隸書額唐嵩  
山故道安禪師碑九字有古法首行廣平宋儋撰兼  
書文尚可讀字行書適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  
海上末云建塔僧破竈下損一字袁中郎謂爲神僧  
破竈墮予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嵩山有兩  
稱破竈者乎可疑也一日予命人搨得五本歸燈下  
展玩心口自語儋不以書名筆法精絕乃爾明發當  
多搨以傳久之甫就枕聞風雷聲大作平旦雨霽巡  
役來告云夜半前碑雷轟碎矣異哉萬曆庚戌七月

未曆數始置勿論乃若大禹功在萬世至今  
觀河洛者尚且思之矧朝覲訟獄謳歌所自起  
之地可泯泯無聞一至此哉職受事以來有概  
於中久矣念饑饉相仍經始不易遂巡未遑也  
今訪得東關外有新祠一所棟宇已具尚未落  
成乃鄉民因職俸演將轉潛建生祠也職跋踏  
而患恨者久之夫見任官建祠律有明禁且自  
揣實無功德足當尸祝今官聽政於堂民建祠  
於里在上近於順使在下近於諛獻傷風敗俗  
莫此為甚欲下令折毀念功已垂成隨出示通  
衢諭告闔境就將此祠改建為禹廟而以益配  
之見今塑像立碑廟已成矣合無每歲添設春  
秋二祭每祭用銀三兩亦不必加派里甲查得  
本縣存留倉口有學倉麥米一頃歲支不盡乞  
容每年動支六兩永供祭祀之用  
表章前烈崇報功德胥在此舉矣

一添正祠看守之役

略云本縣告成鎮有測景臺  
即其地建周公祠一所每歲

嵩書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二祭其來亦舊矣夫元聖燮理精神寄此一席之地廟而祀之良是惟是荒落之墟無人看守晨昏啓閉僅以一老僧司之無論周公制作為吾儒之宗不宜以異端縉流承應左右且此僧毫無養贍每年強半出外乞化以致神宇之內狐鼠縱橫庭階之前潮為茂草職每至其中黜然傷之合無比照洛陽各祠事例於本祠及新建禹廟二處各添設門子一名以供灑掃啓閉之役每名每年工食銀三兩六錢亦不必加派里甲也乞將本縣原額步民社內量減一名加所省工食足供門子二名之用裁軍旅之冗役補俎豆之缺典似亦可行也○右四款惟第一款上官意見不一難於撤毀神像今仍舊貫餘三款則悉如縣議矣

門人趙三星校字  
傳景星

嵩書後序

嵩書者宇宙間必不可無之書也周官天子有內史外史內史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惟時列國無私史其國中之事志而藏於王室即史也故天子時巡以察之皇華使又比而奏之上以此同文下以此攷政於四方之掌故若無藉焉至杞宋無

徵宣尼致嘆則三代而後文獻之關大也  
況名山大川爲天地陰陽之會帝王望秩  
之所神聖賢哲孕毓之區仙釋靈異之所  
託財用之所出禮樂名物之所興固可委  
諸草莽爲古今來一大缺政哉文獻之謂  
何此吾邢傳元鼎先生嵩書所繇成也先  
生居嵩五載始至治盜二年救荒三年城  
城百廢修舉四民順化嵩人社而稷之而

先生精神不與也語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則嵩之有書也先生之精神爲之也嵩於古爲外方地亦曰泰室亦曰密高書成而弁以嵩者尊嶽也王者法天而立極星野者以辨風雨災祥天氣與地氣通也先王體國經野所以重人事也故首書之也山自二室三臺五乳而外即一峰一巒一拳石一抔土必以大書經之而小書緯之

也嵩之甲天下者山也故書不厭詳也惟  
水亦然故潁洧潏休而外卽谿澗陂堰之  
必疏其支而窮其委也建置有關於嵩者  
頽垣圯蹟遺宮夜臺之無遺焉其無關於  
嵩者雖麗弗書也故編戶履畝之不具舉  
也志嵩非志邑也書宸望者秩祀祭告以  
禮陰而禮陽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守  
土責而誰責也其生於嵩而書之者其事

嵩其人嵩也其仕於嵩隱於嵩而書之者  
其人非嵩其事嵩也其它有其人無其事  
與有其事逸其人者之寧退弗書傳信不  
傳疑也示不敢濫也有記載而無褒譏者  
褒譏史事也示不敢僭也仙籍禪宗之不  
外焉者騰光吐圖皆休禎也非以是爲其  
異也而志之也金石丹砂草木鳥獸凡爲  
嵩之所有即非書之所無者乃成其爲嵩



也陰陽之會鬼神所憑其間奇靈幽怪上  
林子虛所不載而亦載之也神道設教聖  
人所不廢也詩首大雅而文苑首宸翰也  
以正始也以化成天下也而自著附焉者  
書先生自書以明謙也考證必本之六經  
而叅以史者正經也君子反經而已經正  
則庶民興也爲篇十有三爲卷二十有二  
而或以爲博焉而或以爲文焉者非先生

意也先生固慎於選言者也它日先生入  
爲司寇郎默定大獄以靖非常讞登獄牒  
爲近代法家所無先生每語人曰吾得之  
爲令者多也志不忘嵩也追思者中之先  
生不爲白曰執嵩之人而問之可也然則  
嵩之有先生也猶地之有嵩也先生之有  
是書也猶嵩之有先生也地與獻與文則  
天下之三重也大以經天地遠以翼聖真

上以贊

帝業下以俟來學日月爲昭陵谷爭久孔子曰天之未罍斯文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先生曰予亦囿於天道而不能自己也小子和退而志曰嵩書者宇宙間必不可無之書也

里社後學王履和仲美識